

I 234

# 抗戰劇本選集



貴州省圖書館  
中文書  
第

102123  
21  
1

民I234  
7

# 抗戰劇本選集第一輯目錄

編者引言.....	一
武裝宣傳.....	一
不做順民.....	一三
何必呢？.....	三十一
雪地忠魂.....	四三
大風.....	五七
最後一顆手榴彈.....	九五

# 編輯引言

抗戰戲劇這二年來確是突飛猛進的發展，然而也因為幹部的缺乏和劇本的供不應求，以致影響到工作的開展。因此，本冊除了一方面進行訓練戲劇幹部和技術人員分派各戰區工作外，同時編輯抗戰劇集，提供各戲劇團隊上演，以利工作之進行。

這種抗戰劇集，今後仍當陸續編印，本冊為第一集。

在這一集中，「何必呢」「小五兒」二劇適宜於我後方上演，「大風」「武裝宣傳」「不做順民」三劇，適宜於敵後方我滲陷區內上演。「雪地忠魂」「最後一個手榴彈」適宜在前綫上演。但這決不是死板的辦法，演出者仍可斟酌情形相機處理。譬如「雪地忠魂」和「最後一個手榴彈」二劇，在後方的新兵營或壯丁隊中演出，同樣有其宣傳教育的效果。

這一集中的七個劇本，大體上說都是相當有價值的作品，尤其是演出效果上決可保證，雖則「何必呢」「大風」二劇要求演員需有較高的演技。

演出「大風」的要點是須把握劇中沉重的空氣。這和「何必呢」的誇大的諷刺恰恰相反。「雪地忠魂」和「最後一個手榴彈」二劇之戰場空氣，也是必須注意的。而製作緊張刺激的戰地氛圍，又不是單憑後台的音響便能成功，其實舞台上的演員敏捷而機警的動作與速度處理的恰當，正是需要有过作戰經驗的人從事導演或協助。「小五兒」一劇，雖取材於抗戰之前，但正說明了日寇的暴行決不自「七七」始。而我民衆亦早具抗戰決心，雖三尺童子，也敢於以生命與敵寇格鬥。飾小五兒的演員，如有優秀的演技和熱烈的內心，其感人之深可以想見。此劇亦可作爲街頭劇於河濱碼頭一帶上演。雖用四川話寫成，但可不必固定爲地方劇。改用別種方言上演亦無不可。至於「武裝宣傳」和「不做順民」都比較容易處理，不必贅言了。

希望各團體上演以上各劇後，能將舞台面擇要選寄本館第三廳以便重版時插入。藉供以後上演之參考。



# 武裝宣傳

(獨幕舞台廣場均適用)

時：現在

地：已經淪陷的某縣城附近一個小村落

人：農民 <sup>A B C</sup> 敵宣傳員 <sup>A B</sup> 游擊隊員 <sup>B A</sup>

景：曠場，大樹下

中村少尉

(樹枝上懸着(大日本宣傳班)的旗幟，樹下的方桌上，堆積着大袋的麵粉，大堆的硬頭、大捆的布匹，此外還有些鈔票，糖菓畫片之類，宣傳員A正在整理桌上的東西，讓他們陳列得更加富於誘惑性；宣傳員B已經在大樹上貼好了「一人護路，萬民幸福」的標語，跟着又在樹后的牆上張貼

抗(劇本選集)

着大幅的勸人護路的宣傳畫，他倆無精打采地幹着這些工作)

(不耐煩)他媽的，幹這些工作，真沒意思！

自然！囉，還是回家裏靠糞烟燈有意思得多，可是不幹這些工作，大烟就抽不上手，日子就沒法過。唉！這年頭還管他甚有意思沒意思。

你他媽的老是靠烟燈，抽白麵把幾支魚骨頭都燒乾了，我不懂得有甚麼鳥意思！

那不用管，——君子各有所好啊！(少頃)唉！老百姓怎麼還不來呀！他們來幹甚麼？

幹什麼！來聽咱們宣傳嘍。

哼！別他媽做夢了！老百姓早就逃光了，膽下的躲在山溝裏面，提心吊胆的，還來聽咱們宣傳嘍。

中村少尉不是帶着槍到山溝裏去搜他們去了嗎？多少也得抓幾個老百姓來聽聽講才對，要不然咱們宣撫班也未免太場台了！

真笑話！開天闢地以來沒聽過這樣的稀奇事！帶着槍到山溝裏面去抓人來聽宣傳！這叫他媽的宣傳！

唉！中村少尉不是說過嗎？這叫「武裝宣傳」哪！

我看不出這樣的宣傳有他媽鳥用處！你也別說來聽咱們宣傳的，全沒有好處。聽完了講，可以分得一些布匹，還有糖菓，饅頭，這樣便宜事，到那

兒去找。

得了吧，我要是老百姓總得這麼的想一想，他媽的搶了我們的東西，殺了我們的人，燒了我們的房子，奸淫了我們的妻子兒女，到後來拿着槍把咱們抓回來，說兩聲「對不起」，發幾塊糖，給幾個饅頭咱們吃吃……

（搶着）不光是饅頭，饅頭裏面還包着彩啦，中了彩的可以兌換鈔票，十塊八塊都說不定哩。

去你的吧，甚麼鳥鈔票，十塊錢當不了一角錢用，騙騙鄉下人罷了，誰不懂的日本鬼子的鳥戲法！

（很反感的。）你別老跟我抬槓子，這樣也不好，那樣也不行，我問你，你吃的是那一國的飯哦？

這有甚麼希奇的，他媽的日本鬼子不

強迫着我來我會吃他們這碗烏飯嗎？  
噓！別瞎嚷！聽那邊中村少尉來了。  
瞧他不是還帶了七八個老百姓來了嗎？

那兒來的這些老百姓，真他媽傻瓜一羣。（中村率被捆成一串的農民七八人上，其後跟着宣撫C.D.各持短槍威逼着他們）

中村

（氣極了）混蛋！這些支那人！簡直不知道好歹，簡直該殺！要你們來聽宣傳，也不是要你們命，爲甚麼那麼害怕都不願意來？（舉鞭向農民A打去）就是你拚命也不肯來，鞭子打斷了也不肯來！可是你能不來麼，手槍和繩子跟你不容氣。八格！（拍拍游擊隊員A的兩膀）你很好，很好，一說就來了，我要大大地獎賞你。（對

抗戰劇本選集

農A

大家）混蛋！我要你們聽宣傳，還要發很多很多的東西給你們：布匹，白麵，糖菓，饅頭，饅頭裏面還包得大洋錢，甚麼，這些好東西都不願意要！八格！（一陣脾氣發過以後，漸漸感覺到自己的責任是宣傳不是「宣撫」，似乎後悔自己的魯莽，態度漸漸轉爲和悅）我的確是「一番好意思，你們不要怕，（看到宣撫員C.D.還在用槍對準着大家）八格！把槍放下來，趕快把他們繩子解一解，不，我自己來。（他和C.D.忙着解去這一串俘虜的繩子）對不起，對不起，你們不要誤會我的意思。

（怕極了下來）日本老爺，請你饒了我吧，我不能死，我不能死！老婆孩子，都靠着我要活，我不能死！

五

C 真奇怪，要你死？日本老爺是請你們吃東西來的。

農 A 不，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B 你這個人這麼糊塗，我們是縣裏的宣傳班，今天是來開宣傳大會，不是來開殺人大會的，你怕甚麼呢？起來，起來，待會兒還要發很多好東西給你們的。

游 A 老鄉，別這麼噙噙囁囁的。人家是一番好心請咱們的客，咱們就得高高興興地做一個好客人，別那麼不識抬舉了。（他幫着攙起他，他掙扎地站起來。）

中村 （大喜）很好很好！這個支那年青人很好，很多的懂得我的意思。（他走上廣場的中央，開始宣傳了，）各位親愛的支那朋友，我們都是很好的朋

友。你們都是很好的支那人，不是游擊隊，土匪！我現在給你們宣傳，宣傳，宣完了以後，還要發很好布匹，白麵，糖菓，饅頭給你們，饅頭裏面還有彩，中了彩的就發大洋錢，我給你們看看。（他選擇了一個最大的饅頭遞給游擊隊員A）來，這個的給你，你弄開看看。

（游A接過饅頭，吃了一大口，咬出一個紅紙條來）給我給我，我來看看，啊！頭彩的，頭彩的，賞拾塊！

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  
拿十塊錢給這個好支那人。

（宣撫員A拿出十塊錢的鈔票，交給中村，中村很重地送給游擊隊員A）



## 中村

你們都看見了吧。大日本皇軍是很好的。皇軍跟支那老百姓是一家人，皇軍是支那老百姓的好朋友。只有那些游擊隊土匪，才是破壞頂壞的人，皇軍專打游擊隊土匪，不打中國的老百姓。那些游擊隊土匪專門跟皇軍搗亂，破壞我們的及路鐵路，使皇軍的火車，汽車，坦克車不能通過，真是混蛋混蛋！你們都是好支那人，都是皇軍的好朋友，你們都住在這條鐵路的附近，你們要幫助皇軍保護這條鐵路。要是看見游擊隊土匪來破壞這條鐵路，你們馬上把他抓獲，送到皇軍那裏，皇軍一定要大大地賞你們的錢。你們看這個樹上的標語：這上面的字「一人護路，萬民幸福。」保護鐵路就可以得到幸福，可以發財，並且，

然戰劇本匯集

這鐵路是你們中國的，你們中國人爲甚麼不保護中國的鐵路？對不對？對不對？（衆不應）

我們大日本皇軍是很好的，皇軍幫助你們中國保護中國的鐵路，幫助你們中國打破壞中國鐵路的游擊隊土匪，所以皇軍是你們的好朋友，你們要好好地幫皇軍的忙。對不對？對不對？

（衆不應）

皇軍是世界上頂好的頂講道理的軍隊，皇軍不像那些游擊隊土匪，專門搶老百姓的東西，殺人，燒房子，奸淫支那女人。皇軍頂講道理，皇軍從來不搶老百姓的東西，從來不奸淫女人。

（後台發出一陣淒厲的婦人慘叫：「救命嘍！日本老爺，你饒了我吧！日

本老爺放走我吧！救命啦！」（全場驚愕）

農 A

（大驚失色）啊！這是我的女人！這是我女人！（他向外跑去，被漢奸攔住，但他還是死命掙脫了）

中村

甚麼事情？八格！（走出去）  
（宣撫員 C 跟着走出）

農 B

糟了，劉二的老婆給日本老爺拉去了。

農 C

她還是今年三月間才娶過來的新娘子哩。

B

這真是太不湊巧了，這簡直是給咱們宣撫班丟臉！

A

這簡直是給大日本皇軍丟臉！

中村大尉剛剛正在誇他們皇軍不好淫

支那女人哩。

農 D

請問這位先生，日本老爺真的不會殺

中村

我們吧？

不會的，他今天是給點小恩點給你們

嚐嚐。

農 B

日本人真的還要發大洋票給咱們嗎？

得了，老實告訴你們吧，甚麼頭彩，

大洋票，全是騙人的把戲，這大洋票

，好看不管用，十塊錢抵不了一個錢

，我也是中國人，也是沒辦法才當這

個差事的，我告訴你們，日本人講的

話都是騙人的，你們千萬別聽。

老王，別胡說，中村轉來了。

（望游擊隊員 A 帶嘲諷地）這麼說來

，老鄉，你剛才中的頭彩，不是空歡

喜一場嗎？

（游 A 報以微笑）

（中村狼狽上，C.D. 強拖農民 A 上）  
沒有甚麼，沒有甚麼，抓你女人的不

農 A

是皇軍，是支那的游擊隊土匪。

不！他明明是你們日本軍隊，穿着跟你一樣的衣服，吱哩咕嚕地講着外國話。我知道，他明明是你們日本軍隊，老爺，請你做做好事，勸勸他把老婆放回來吧，啊！沒有他我就活不成了。

中村

農 A

混蛋！那一定的不是皇軍，皇軍從來不好淫支那女人。你現在好好地聽宣傳，不要吵鬧，吵鬧的我就打死你！（瘋狂地）你打吧，你打死我吧！你們這些日本鬼子！你們強佔我的田地，拉走了我的牲口，燒燬了我的房子，現在又把我的老婆搶去了！好！我反正活不成了，我跟你拼了！（撲向前去）

中村

八格！（一槍打死了他）

中村

（衆驚怒形於色）

這個支那人是瘋子，完全是胡說八道，污辱皇軍。大日本皇軍是全世界頂文明，頂講道理的軍隊，皇軍從來不殺死支那的老百姓，從來不好淫支那女人，好，現在停止宣傳了，現在發很多很多的好東西給你們（用手拿起一捲布給農民 B）來，這個的給你，（老農遲疑了半響，用着顫抖的兩手接下了。）

（又拿起一捲布和一袋麵粉給農民 C）  
這個的給你。

（農民 C 半響遲疑不前）

（怒）甚麼？你不要我的東西？

（恐懼）老爺，我不敢！我不敢！

甚麼的不敢？

老爺，我不敢，我不敢不要！

農 C

中村

中村

支那豬！（將東西擲在他的面前，他馬上拾起它？）

（向游擊隊員A）你是好人，這個送給你。

游A

（接着）謝謝大日本皇軍的恩典。

中村

啊！你真是好人，我再給你一些東西。

（游A再領謝）

（向游擊隊員B）這個的給你。

游B

謝謝大尉。（接下）

中村

你也很好，（隨手又抓一把糖菓給他）

（大尉依次將其他零星的東西發給其他的人）

中村

好了好了，現在要發饅頭給你們了。

劉，你來發給他們，告訴他們這饅頭裏還有甚麼東西。（拭汗休息）

現在各位老鄉們，聽我說，大尉老爺要我發饅頭給你們，因為今天你們來聽我們的宣傳，都聽得辛苦了，所以現在每人發兩個饅頭慰勞慰勞你們，算是咱們大尉老爺的一點小意思，（拿起一個饅頭）這饅頭雖然一樣，各有巧妙不同。剛才大尉老爺已經跟各位報告了，這裏有的是彩，現在撕開這個饅頭，裏面就是一張彩票，分頭彩，二彩，三彩，中頭彩的賞拾塊，中二彩的賞五塊，中三彩的賞一塊，這饅頭裏面，個個有彩，包不落空。好，我現在發饅頭給你們，每人兩個，試試大家的運氣，我希望你們每人都中頭彩，這算是福星高照，財運亨通。好，現在發饅頭了。

（他開始發饅頭給大家，可是剛剛發

了兩三個人的時候，大尉突然歌士底里跳起來，大聲喝住他們。）  
中村 噯，現在不要發，現在把剛才送給他們的東西統統收回來。

B 統統收回來？

中村 (怒) 我的命令！統統收回來。(宣

撫員 B 只好依照他的命令把剛才送給大家的東西統統收回來，衆敢怒而不敢言)。

現在，現在我要同你們在一起照一張像，來，我們大家都站好。

(他走得太急，撞着地下的死屍，一交跌在地下)。

八格牙魯！把這個死人抬出去！

(C, D 抬農民 A 死屍下)

我現在同你們在一起照一張像，在照像的時候，我還要把剛才收回去的東西

西再送給你們，你們要裝出很高興的樣子，很喜歡的樣子，我可以把張像片帶回日本去，送給我們的天皇，讓天皇陛下也知道支那的老百姓是很好的，皇軍和支那老百姓是很好的朋友，我們還可以把這張像片印在報紙上，用飛機散發到中國別的地方去，使別的地方的老百姓看到了，也可以知道我們大日本皇軍是很好的，皇軍不但不殺中國老百姓，還和中國老百姓是頂好的朋友。你們想想看，這不是很好很好的嗎？

(這時宣撫員 A 已經把照相機架起來了)。

幸，把那些東西再照樣給他們，你們要裝出很高興的樣子，我們就可以照了。

(B把東西依次散發，現在發到農民C的面前了)。

農C

老爺，我不敢照像，我不會照，我沒有照過，請你放我回去吧，這些東西我也不要了(欲走)

中村

不行不行，一定要照像，照過了相還要宣傳，還要演戲給你們看！——很好很好的戲。

農C

我也不想看戲了，老爺，請你放我回去吧！

中村

(厲聲地)爲甚麼你不喜歡看我們的戲？爲甚麼的不願意聽宣傳？八格！

農C

(恐怖地連連作揖)我看我看，老爺，我聽。

中村

爲甚麼的不願意照像？

農C

我照我照，老爺。

中村

現在大家都要裝出很高興的樣子，很

歡喜的樣子。

(他去一一很仔細地校正每人的面部表情)

(對游擊隊員A)現在我和你的坐在一起，我們要裝出很親熱的樣子。

他拉着他坐在大家的中央，相互偎倚好像一對情人)。現在準備好了吧？

(對大家的姿勢端詳了半天)好了，大家別動！

游A

真的好了嗎？

別動別動好了。

(大聲一叫)好了！(他把中村乘便按在地下，從懷裏抽出短刀，二刀結果了他的性命)。

游A

游B

(同時掏出短槍，對着宣撫員AB)不許動，一動就揍死你們！

(AB安然就縛)

游 A 還有兩個漢奸，瞧，他們倆來了，

(游 B 隱身在適當的處所)

C D (同時) 報告！屍首已經……

游 B 手舉起來，不許動！

(驚愕地舉起手來)

(他倆同時就縛)

游 A 老鄉們，大家不要驚惶：我們是住在

河那邊的游擊第四支隊的隊員，聽說

敵人的宣撫班到這里來做武裝宣傳，

我們倆特為起來聽講的，老鄉們，現

在敵人在咱們山西省，到處挨打，他

的殺人放火的行爲，激起了老百姓的

憤怒，老百姓到處組織起來，武裝起

來，跟敵人拚命，現在敵人已經走到

窮途末路了，不得不改變辦法，想法

欺騙老百姓，給咱們老百姓一點小便

宜，但是咱們老百姓能受他的騙，上

農民

農 C

農 D

他的當嗎？

不願意！

龜孫子才願意上他們的當！

我本來不願意來的，他(指 C)拿槍

托子打我，把我用繩子捆着拉來的(

拾起地上的槍，照 C 的腰上打去。)

好了，現在不要打了，現在日本鬼子

不是已經被咱們搗死了，這幾個漢奸

不是也已經被咱們捆起來了嗎？我看

這幾個傢伙也都是中國人，也不一定

個個都是誠心願意做漢奸的，咱們現

在也不必打他們了，張同志待會兒你

就把他們帶到村子裏去，關頭咱們還

要仔細地審問一下。

請你特別恩典，咱們也是沒辦法才跟

鬼子當差的。

好了，我知道，待會再說吧！現在這

里還有很多的東西，都是承蒙中村大尉的恩典送給咱們的，反正這些東西也都是他從咱們中國老百姓手里搶去的，咱們還是把它們拿回去吧，來，老鄉們，咱們動手把這些東西搬回去。

農C  
游A

（衆動手搬回去）

現在你們大家看看這樹上的標語，看看這牆上的圖畫，這是他們宣傳的主  
要意思。

農民

把它撕了，他奶奶的！

游A

別忙，我要問問你們，日本鬼子爲甚麼要拚命地宣傳，要老百姓幫忙保護他的鐵路？

農B

因爲他們怕咱們游擊隊去破壞他。

游A

咱們游擊隊爲甚麼一定要破壞他們的

鐵路、公路？

那當然啦，鬼子從鐵路，從公路運兵，運子彈，打咱們中國人。

對，鬼子用鐵路、公路，來打咱們中國人，咱們就得破壞他們的路，讓他們來不成，鬼子拚命的宣傳，要咱們老百姓保護他們的鐵路，咱們偏偏要破壞它，老鄉們，現在我提議：咱們現在馬上回去，到山溝里去找更多的老百姓，乘着今天太陽落土，月亮上升的時候，大家帶着鐵錘，鋤頭，把附近的鐵路破壞它一個痛痛快快，老鄉們！用我們的武裝反抗來回答敵人的武裝宣傳吧！

對！咱們幹它一個痛快！

（他們走出去）

（完）



# 不做順民

趙如琳

人物：

張鄉長

亞珍 他的女兒

黃隊長，駐在附近的一個游擊隊長，從

前是防軍裏的連長。

張全，本鄉人，已加入游擊隊。

李福，本鄉人，已加入游擊隊。

鄉民甲

鄉民乙

鄉民丙

日軍小隊長

日兵甲

日兵乙

地址：游擊區裏的一個小鄉村。

抗戰劇本選集

（在張鄉長的家中。暮啓時，鄉民甲，

乙像發狂似的在吵着嚷着，珍啞口無言的站在一旁。靠近後方的牆角裏，三個彪形大漢

，交叉着手，正在和鄉民丙商議着。）

鄉甲：（盛氣凌人地）珍，你的爸到底那裏去了？

珍：（負氣）我不是早說過了麼？他到鄉公所去了。

鄉乙：到鄉公所去幹嗎；這麼久還不回來？我看這個老忘八一定是躲起來，也許是溜走了？

珍：請你講話規矩一點好不好？

鄉乙：規矩，他媽的，只有你那個老忘八的爸爸才不規矩，不顧廉恥，這樣的事也

幹得出來的嗎？

鄉甲：我已經交了十塊錢，兩條牛，五斗米給日本鬼子啦，還不算事，還要我送出我那十五歲的女兒來做花姑娘？

珍：請你不要儘跟我吵，這些事我一點也不曉得，我爸回來的時候，你們問他好啦。

鄉乙：你別裝傻，陳五那個漢奸親自跑到你們家裏，跟你爸一道出去的，你那裏有不曉得的道理。

鄉甲：我問你，當花姑娘你有沒有份兒？

珍：我不知道。我壓根兒就不曉得什麼叫做花姑娘。陳五那傢伙拿了一封信來找我的爸，我爸看了之後一聲沒有響，陳五瓜啦瓜啦的在旁邊吵，要我爸馬上和他一道到鄉公所去。去了半個鐘頭你們就跑來鬧，連我也臭罵了一頓。究竟你

們鬧什麼？誰要你的女兒做花姑娘？

鄉甲：這就是你爸幹的好事，今天晚上要我交出我的女兒來陪日本鬼子睡覺，給日本鬼子糟蹋！

珍：什麼？

鄉乙：哼，看樣子你一定沒有份兒的囉，好一個公道的鄉長！爲什麼不要你去當？一定要派定我的妹妹，派定他的女兒？原來……我爸真是老糊塗了！難怪你們要生氣。假如我早知道的話，我一定勸他老人家別那麼幹的。我馬上去找他老人家，要他想辦法——（想走出去）

鄉甲：你別走，你想溜跑是不是？別做夢了罷！你沒有眼睛嗎？站在那兒的幾個大漢子是我們特地請來跟你的爸算賬的。你想走？祇怕他們不答應。

鄉乙：她一定想溜走的，先把她關起來！

珍：你們到底想怎麼樣？這樣蠻不講理！

鄉丙：（走上前）大家好好的講。你們兩個也別鬧錯了，我看這件事祇是他爸爸一個人（的主張，跟她毫無關係。等她爸爸回來的時候，我們跟他打交涉好啦。（對珍）珍大姐，你別發急，我們絕不是來難為你。

珍：那麼你們找了這許多人到我家裏來幹嗎？

鄉丙：你放心，我們也不是來搗你爸爸的蛋，我們有很重大的事情要幹。老實告訴，我們爲了想趕跑日本鬼子，所以特地請他們來幫忙的。

珍：這位是誰？

鄉乙：他，你也不認識嗎？就是從前駐在前村的黃連長。

抗戰劇本匯集

鄉丙：前一個月是連長，現在却是我們的

游擊隊長了。

隊長：這不就是張鄉長的姑娘珍姐吧？珍大姐，你別忙，讓我原原本本的告訴你，你們鄉裏的兄弟聽說日本鬼子要到鄉裏來橫行霸道，所以特地找我們幫忙，大家一齊來收拾日本鬼子。我是來找你的爸爸商量大計的，這兩位是你們鄉裏的兄弟，你該認識的吧，他們現在已經加入我們那裏當游擊隊了。

張全：珍大姐，你是年青人，你應該不會像你爸那樣糊塗，以爲日本鬼子是不會害我們的，我們早就知道順民是不能做的。日本鬼子是我們的死對頭，他們貪得無厭，得寸進尺。你看他們要了我們許多錢，許多米糧，許多牛羊之後，現在又要起女人來了，這個你能夠忍受嗎？

李福：祇有你爸才想出做順民的好主意！當

初日本鬼子沒有來到我們村裏的時候，假如他肯聽全哥和我們的話，跟鬼子們幹，雖然會吃點虧，可是總不會像現在這樣給人家糟蹋到不成話的。

珍

：福哥，全哥，你們倆都講得不錯，當初日本鬼子來的時候，我爸爲的是想馬馬虎虎混過去，所以不主張跟鬼子們幹，可是鬼子現在愈來愈不成樣子了，把我們簡直當做奴才一樣，我想我爹心裏也是受不了的。

鄉丙：珍大姐是明白人，等一會你爸回來的時候，我們大家一道勸他，想辦法收拾日本鬼子。

鄉甲：（他早就在門口張望）鄉長回來了！

鄉乙：甚麼？那老忘八來了嗎？待我——  
鄉丙：別胡鬧，我們要好好的跟他說。

鄉甲：那老傢伙垂頭喪氣的，一步一步的推着走，害了我們等他老半天，這老傢伙！

（鄉長站在門口，沉着面孔，頹喪得幾乎連站都站不穩似的。）

鄉乙：你這老傢伙，回來了嗎！

鄉甲：老忘八，害人的傢伙，我們跟你算賬了！

鄉丙：鄉長，事情到底弄成怎麼樣？

他們的說話幾乎是同時的，鄉長沒有作聲，投射出無力的眼色算做回答。他依然是站在門口。）

珍：（跑上前）爸爸，爸爸，怎麼啦？

鄉長：（過了片刻，發光的眼睛呆呆的對望了望，緩慢而無力地）你的表妹亞英上吊死囉！

珍：甚麼？亞英上吊……（她哇的一聲哭起來，奪門奔出。）

鄉甲和丙：哦，亞英死啦？

鄉乙：活報應，活報應！

鄉甲：老傢伙，你看，日本鬼子沒有殺死我們，你就先迫死了亞英。

鄉長：唉，（他唉了一口氣；慢慢地走到桌子旁邊坐下來。）

鄉丙：可憐的亞英——鄉長，到底是甚麼一回事，爲什麼日本鬼子會跟你要起女人來的？

鄉乙：還不是這老忘八想拿女人去討日本鬼子的歡心嗎？

鄉甲：你這老傢伙真不是人，這樣沒廉恥的事情幹得出來的麼！

鄉長：你們先別嚷！我告訴你們，我年紀雖然老，可沒有糊塗到這步田地。我實在給陳五那傢伙迫得沒法子，他拿了一封日本人的信來跟我要女人。信在這裏，

你們拿去看，看你們有什麼辦法！（他從袋裏掏出一封信來，鄉甲一手搶過來唸，鄉乙，李福，張全都聚攏來看，祇有黃隊長和鄉丙站在路後方。）

鄉甲：「大日本皇軍來到爾支那國，替爾們剿匪……」

李福：「剿匪——他媽的！剿甚麼匪，放他媽的屁！他們殺人放火，捉雞搶牛，他們纔真是強盜不如哪！」

隊長：李福，別打斷了，讓他唸下去。

鄉甲：「……使爾等過太平日子，爾等理應前來慰勞，今在城內設立「花市」，供皇軍快樂……」

許多人：「他媽的！——讓他們到閻王那裏快樂去吧！」「日本鬼子真非殺絕不可！」

鄉甲：「……爾鄉抽出花姑娘十五個，限三日內交到，倘有年老貌醜，鄉長處死，

……

要馬上填好名冊，交來人陳五帶回！……

……

鄉乙：你這老忘！你得了日本鬼子什麼好處？他們叫你三天以內交到，你不到一天便辦好了，日本鬼子會給一個皇帝你做，是不是？

鄉丙：別忙，還有哪！（他搶過來繼續唸）

「……今晚有杉山小隊長，帶領全隊十二人到爾村住宿，要先派十二個花姑娘招待。此令張鄉長。」下邊還寫着：「大日本軍十二師團佐藤聯隊長」

鄉長：你們都看清楚了吧，叫我有什麼辦法？

李福：我老早說過，我們非跟日本鬼子拚不可，你一刀我一槍，死也死得痛快。像現在這樣做順民，任人家宰割，要錢要牛要米，做苦工，做奴隸，還不算數，

連老婆女兒交出來給鬼子糟蹋，這種日子是人過的麼？

鄉乙：祇有甘心當忘八做奴隸的，才肯這樣幹。並且，稍為懂得一點廉恥的娘兒們，也斷不肯做這種丟臉的事。你看，亞英不是給你逼得上吊了嗎？你身為鄉長，幹出這種害人的事體，你對得起祖宗麼？

張全：日本鬼子欺負我們是沒有止境的，要了我們的東西，逼着我們去做苦工，把我們的祖宗墳山都踏平了來開公路，開飛機場。我們一一都答應了他們，好哪，你看看，樣樣都順從的結果是怎麼樣，火不燒到眉毛尖，你們是不會發急的。

鄉甲：你看，現在鬼子向我們要起女人來了！我們還能忍受麼？誰不跟他們拚的，誰就是忘八羔子！他媽的，簡直當

我們不是人！

鄉乙：我們這裏只有你一個人肯幹這種沒天

良的事了！

鄉長：祇有我？我那裏——

李福：還要賴！這不是你幹出來的，難道是

我們作的主張麼？

張全：告訴你，鄉長，我們死也不肯答應的

，我們這裏沒有一個人願意做忘八羔子

的！

鄉乙：你想做忘八，你把你亞珍的名字開上

去好啦！

鄉長：——各位兄弟們，你們別鬧了！我心

裏很難過，我活了這麼大，我不能壞這

良心！可是我實在沒有法子！我……

鄉甲：「實在沒有法子」——那末，我們祇好

把娘兒們交出來囉！哼！

鄉長：我——我只有自殺！

鄉乙：你倒想了啦，你以為一死就完事了，

是不是？鬼子們肯放過你的亞珍麼？

張全：這不是尋死的時候，我們還要活！

鄉甲：你死了怎麼樣，難道你死啦我們的女

孩子們就可以不用當花姑娘了麼？

鄉長：你們到底要我怎麼辦？

李福：我們正要問你，你倒問起我來！

鄉乙：要你怎麼辦？我們要先送亞珍……

鄉丙：別瞎鬧！大家亂七八糟是不行的。

現在事情已經緊急了，日本鬼子就

來到，依我說，大家只有想法子去跟鬼

子幹，才有活路！

張全：我的意思，是大家馬上跟黃隊長去當

游擊隊，跟鬼子們拚個你死我活！

李福：我倒主張把今天晚上來的那十二個鬼

子先幹掉再說！

鄉乙：我是什麼都成，祇要洩了這口鳥氣，

就是死也不在乎！

鄉甲：對！我還藏着一根土槍在古井裏，我們打游擊去！

鄉丙：鄉長，怎麼樣？不能再捱了，說吧！這不是儘在瞎想的時候。你看，我們已經請了游擊隊的黃隊長來幫忙，大家好商量出一個辦法來，李福跟張全，他們倆都已加入游擊隊裏去了。

李福：趕快說呀，鄉長！

鄉乙：他媽的，這老傢伙不想活了，把他縛起來，不然他回頭也許會到鬼子裏去報信的！

李福：把他縛起來再說。

張全：好，我去拿繩子來。

隊長：大家不要急，我想，最好是鄉長能夠自動的起來幹！

鄉丙：不錯，大家別亂來，鄉長到底是鄉長

，我們要尊敬他，看他到底想什麼辦法

再說。

鄉乙：這樣的鄉長我們爲什麼要尊敬他？他是一個害人的傢伙！

鄉甲：黃隊長你想錯了，主張不跟日本人幹的是他，主張不走的是他，主張送牛送羊送錢送米給日本鬼子的是他，答應毀壞我們祖宗墳墓給鬼子開飛機場的是他，勸我們替鬼子做苦工做牛馬的是他，現在答應送女人給日本鬼子糟蹋的又是他，他肯跟鬼子幹起來，那才怪哪！

隊長：話不是那樣說的，我想張鄉長本來是一個好人，不然你們也不會選他做鄉長的。當初鄉長一定是打錯了主意，他以為日本鬼子來了，大家馬馬虎虎不跟他們鬧，便可以太平無事的過日子——

李福：這種太平日子，他也過得夠了吧？



隊長：可不是嗎？他現在也知道過不下去了。當初他不知道日本鬼子是我們的死對頭，鬼子來了是斷不會有好日子過的，你看，鬼子來了過不到兩個月，我們的牛羊拉光了，米糧要光了，祖宗墳墓毀平了，男子漢要給他們當苦工，做奴隸，現在女孩子們要送去陪他們睡覺，將來難保全鄉的娘兒們都要給他們糟蹋，全鄉的男子漢都要替他們做牛馬，這種情形，除了沒有良心的忘人，甘心作漢奸奴才的兔子才能忍受得住。鄉長是我們的尊長，他是管理全鄉的事情的，經過日本鬼子這種種的欺負之後，我想他一定會替我們想出一個好主意來，

李福：好，讓他去，反正我們已經決定了跟日本鬼子幹，他要做漢奸，我們就先把他幹掉；他若是要跟我們在一道，就跟

着我們跑。祇要我們大家齊心合力，他一個人怎麼樣，跟我們毫無關係的。

鄉丙：我們先別說話，看鄉長有什麼主張？

鄉乙：快說呀，別讓我們等得不耐煩！

鄉甲：到底怎麼辦？老頭子！

鄉長：（他慢慢地站起來）兄弟們，現在你們不用逼我，我的主意已經打定了。我——我絕不給祖宗丟臉，絕不害兒女子孫！只要大家能相信我，依照我的辦法，我也願跟鬼子拚掉我這條老命！（大家都很注意地圍攏來聽。）諸位請想，我年輕的時候，還不是和你們一樣，也是個不好惹的嗎？可是年紀一老，什麼事情都想馬虎一點，不大願意找麻煩，如今日本鬼子不讓我們過，這樣反正是水乾魚死，活不下去。你們有姐妹，女兒，我還不是一樣嗎？你們有良心，知道

羞恥，我難道沒有嗎？你們不甘心作奴才，我難道情願嗎？事到今天，咱們祇有拚命！

（許多人都很感動地垂下頭來。）

隊長：鄉長說得對，現在我們祇有拚命！

鄉長：（繼續對黃隊長和兩個游擊隊員說）

黃隊長，福哥，全哥，你們來得很好。

我們正要請你們幫忙！不過我們不幹便罷，要幹就幹到鬼子沒有還手。現在我已經想出一條妙計，不曉得諸位贊成不贊成。

隊長：鄉長想出的妙計，我們一定贊成的。

祇要爲了救國保鄉，我們那邊一百五十多個游擊隊員隨時都肯出力幫忙。

鄉長：我們跟日本鬼子無論碰幹也好，軟幹也好，可是總要想方法殺他一個不留，現在鬼子要來欺負我們的女孩子，好，

我們就說女人怕兵，你們拿槍更不方便，娘兒們一害怕就不敢侍候日本大人了，鬼子們爲了行姦，並且以爲我們不會反抗，一定答應不帶槍枝。這一點他們答應了之後，我們再說：鄉公所地方小，請到各家去住宿，他們本來不敢分散的，但是我們說一家三個，那麼他們也許會願意，這時候我們報仇的機會到了！

李福：那不成，鬼子們要行姦，一定把全鄉的男子漢都趕到一間房子裏去的，還會讓我們留在家裏好搗他們的蛋嗎？

鄉乙：這方法不好，萬一失手，娘兒們不給他們糟蹋，也給他們嚇死啦。而且，她們正在哭哭鬧鬧，死也不肯當花姑娘，除非你先叫亞珍擋頭陣！

鄉長：亞珍去也行，誰去都成，你們還不會

明白我的意思。不過這週辦法、能讓出去，曠出去恐怕反爲不妙，黃隊長你過來，我先告訴你。（他和黃隊長耳語片刻。）

隊長：唔！這也許是一個辦法。不過，我們這裏很難找這種人。

鄉長：那有什麼難！我們現在只需要十二個人，亞珍可以來一個，這裏找兩個便夠一家。在外邊再找九個不是就成了嗎？

福哥，你來，（對他耳語了一會。）我看最好是你和他（指鄉乙）兩個人担任這件工作。

李福：我看，我不大合適吧，（對鄉乙）大哥，鄉長的意思是叫我跟你……（以下又是耳語）

鄉乙：不成，不成，這件事我幹不了，我愛的是你一刀我一槍，像這個樣子，日本

鬼子沒有斃死我，便先把我氣死啦！  
其他的人：什麼，什麼？到底鬧甚麼把戲？  
（各人分別的私語。）

大家：好，好，就准定這樣做！

鄉長：現在我們再來商量第二步的辦法，大家圍攏來。

（他們的聲音細碎到不可聞。）

鄉甲：我先去告訴他們。（想走）

鄉乙：時間已經不早了，恐怕日本鬼子快就會來到，教大家趕快準備，你快去快回！

鄉甲：是。

鄉長：福哥，你們兩個（指鄉乙）跟我進來一趟，好準備一下！

（鄉甲正走到門口的時候，剛遇到從外邊回來珍。）

鄉甲：珍大姐，派定了你做花姑娘了！（他

出去了)。

珍：你說什麼？(回過頭來，對正想走進內室的鄉長)。你迫死了英姐還不夠，連我也想害死了嗎？

鄉長：(匆促地)好孩子，別嚷吧，等一會你便明白了。

(他帶着李福和鄉乙走進內室去)。

珍：(頓足)爸爸，爸爸！(臉上的淚痕還未乾，此刻又要掉下眼淚來，向着黃隊長他們。)我們難道一輩子就給日本鬼子欺負下去嗎？你們男子漢，沒有一個是有用的！家鄉給鬼子佔了。你們不管，什麼都給鬼子搶光了，你們不管，鬼子欺侮你們的姊妹，女兒，你們也毫無辦法。老實告訴你們，我們本鄉的女孩子們已經講定了，我們是寧願死也不肯受辱的！她們特地叫我來請爹爹再想辦

法，假如一定要送我們去給那些畜生糟蹋，我們祇有聯同去投河！

隊長：你們能夠大家一條心來反抗鬼子，那是最好不過的事情。不過，死並不是好的辦法，既然大家的意思是這樣堅決，我想有很多方法是可以趕跑日本鬼子的。

珍：那麼你們想出來就得趕快做呀！現在時間已經很遲了，說不定鬼子就快要來了。

張全：你爹爹早已經想好了一個辦法，不過要你暫時做一做花姑娘。

珍：怎麼？還是我做花姑娘？

隊長：你放心，這不過是一個圈套……

珍：哦，(想了一想)那不太危險麼？他們一進來，假如你們趕不跑他們，那時候……不，這個法子不好，我還是找爸爸

講去。

(鄉甲匆匆的從外邊跑來。)

鄉甲：來了，來了，日本鬼子來了，鄉長呢，鄉長？

珍 爸爸，爸爸！

鄉長：(從裏一邊應一邊走出來)怎麼，鬼子來了嗎？到了什麼地方？

鄉甲：我沒命的跑到鄉公所去，匆匆忙忙的告訴李保長他們，跑出了鄉公所之後，我老遠的瞧了一瞧，看見不多不少十二個鬼子兵大搖大擺的走着，一邊還唱着歌，快要到了。

鄉長：還好，還來得及，黃隊長，你們就在這裏準備。(對內室喊)福哥，你們快一點呀，珍，你就留在此地。我先到鄉公所去跟他們打交道！(說完，他匆匆忙忙的走了。)

珍：爸爸，爸爸，到底怎麼啦？

隊長：珍大姐，你別慌，你留在這裏，不要害怕，我們都在這裏保護你。我們已經請了兩位大姐來陪你。等一會鬼子來了，假如走近你的時候，你儘管逃，其餘的事有我們管。你們兩位(指鄉甲和內)到廚房裏去，李哥你跟我到房裏來。珍大姐，你等一會兒，就有人來陪你了。

(他們都走進廚房和房子裏去，留下珍一個人，她有點張惶，有點害怕。門外傳來一兩陣鬼子叱喝嚷道聲和笑聲，她更加失措。鬼子來了。是兩個兵士，武裝已卸下，嘴裏唱着日本歌，趾高氣揚的走近來。當他們發現阿珍的時候，他們相顧淫笑。他們叱喝阿珍，當她作奴婢一樣。阿珍沒理他們，他們便上前威迫，可憐嚇得她拚命的閃避。終於給

兵甲捉到了，兵乙攔過來了，阿珍驚恐得狂叫起來，幸而因獸兵的爭執，她得以暫時的掙脫。她不敢逃入內室，因為恐防獸兵會發現了鄉民們。正在這危急的時候，內門走出來兩個花枝招展的女子，她們掩蔽阿珍，教她靜悄悄的躲進房子裏去。日兵們回轉頭來看見兩個女人，他們的爭執解決了，立時又發出癡笑。他們分別追着自己的對手，那兩個女人也東奔西撲的逃避。日兵甲追跑進廚房去的一個，兵乙追着另一個到房子裏去了。

（台後發出擊門聲，想呼喊而又給什麼塞住了嘴的悶聲。阿珍驚魂未定的走出來，她有點莫明其妙的感覺，鄉長領導着日軍隊長進來，他吱吱喳喳的說，鄉長不懂得他的語言。只從他的手勢中

窺出他的意思。以下日軍長的對白用括號括住，演員可依據它來做手勢和表情——假如照着對白用中國語言說出來，亦無不可——飾鄉長的也着重手勢，

日隊長：（是這兒麼？）

鄉長：不錯，就是這兒。

日隊長：（端張椅子過來給我坐！）

鄉長：是。（他如言的做了。）

日隊長：（站開一點，在主人的面前，要有一點規矩！）

鄉長：是。（他如言退後幾步。）

日隊長：（他們兩位呢？）

鄉長：已經進房子裏去了。

日隊長：（這個是誰？）

鄉長：這是我的小女阿珍。

日隊長：（他學着說）珍。珍，好，好，過來

（對鄉長：你可以出去了。）

鄉長：是，是。

（可是鄉長故意在延宕，他咳嗽，意思是通知埋伏的鄉人們，又時常用眼色關照着阿珍，阿珍自從他們進來之後，就沒有一刻安心過。因為她剛鎮定下來的心又因日軍隊長的闖入而忙亂。）

日隊長有點疑心，他走到房門口去喊他的同伴的名字，叫了幾聲沒有回答。他的疑心更重了，拔槍指着鄉長們。）

日隊長：（他們到那裏去了，我看你們這班奴才一定是靠不住。快說出來！）

鄉長：不，不。他們都在裏邊恐怕是熟睡了！（日軍隊長執着槍走進房子裏去，鄉長們不敢攔阻。他不時的喊着伙伴們的名字。突然有襲擊聲。和砰的一聲，接着是搏鬥聲。鐵而，有兩個人扭打着出

來，一個是黃隊長，另一個是日軍隊長

。日隊長的手裏還拿着槍，不過給黃隊長抱着雙手無法描準施放。兩人爭鬥得厲害，鄉長無法幫忙，只得伺機走到房門口呼喊。砰的一聲，子彈從日軍隊長的槍嘴飛出，打中的却是鄉長的手，阿珍忙過來扶持。）

珍：爸爸，爸爸，你怎樣啦？

鄉長：不要緊，只擦傷了一點皮膚，你拿手帕來替我縛着就成了。福哥，全哥，你們快出來呀！

（他們都從廚房和房子裏出來了，兩個僞裝的女人衣服凌亂，頭巾也丟了。他們帮着黃隊長把日軍官按倒，奪過槍來，一槍便把他結果了。）

鄉長：怎麼了，事情都弄好了麼？

鄉乙：完事了，只可惜我的胸口現在還有二

點痛。

李福：我兩隻手臂死抱着那畜生的頸子，許久他才斷氣，把我的手臂也弄壞了。

珍：你們真危險，差點兒把我嚇死了，遭殃的恐怕祇是爸爸。

衆人：鄉長，你的手怎麼啦？

鄉長：沒關係，只擦傷了一點皮膚。

隊長：外邊的情形不曉得怎樣？

鄉長：恐怕都已經完事了吧？全哥，你去跑一次，看看他們，好不好？

張全：好的。（他揀起日軍隊長的手槍，檢視一下，跑出去了。）

鄉長：現在怎麼辦呢？

隊長：恐怕你們祇有和我們同幹游擊隊的一

條路了。

鄉甲：那還用說，我們大家早就決定去打游擊的。

隊長：你們大家到底有沒有決心？

珍：鬼子欺負我們到這步田地，今天假若不是這麼幹，我們恐怕都完了，現在我們殺了他們十二個人，更過了非跟鬼子們拚不可的時候。

鄉長：阿珍的話是對的，我們大家都已經下了絕大的決心，今後怎樣，都聽黃隊長的指揮。

隊長：那末很好。現在大家聽着我的命令。福哥，你去告訴大家，馬上收拾我們的東西，沒有用的東西都毀掉它。使全鄉只剩下一個空殼子。然後要大家都跑到鄉公所面前的草坪集合。

（李福如言的飛跑出了。）

我們這鄉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一共有一百多人，大家一起走，先去跟我們的弟兄聯合在一道。然後再和後邊的軍隊聯合



把鬼子趕跑了我們再回來，考鄉，

(指鄉乙)你去告訴大家，把牛羊雞狗通通拉走，糧食盡量的帶走，帶完的埋掉，最後把全鄉的水井都給填塞了。

(鄉乙退)

張全：(在門口)隊長，一切都順利。

隊長：好，你去幫幫他們的忙，把東西檢拾好。(窗外紅光起)你們看，集合的火光

已經燒起來了，日本鬼子即使佔領了我

們這個鄉，也是毫無用場的，鄉長，你

趕快準備，我們聯合了軍隊之後，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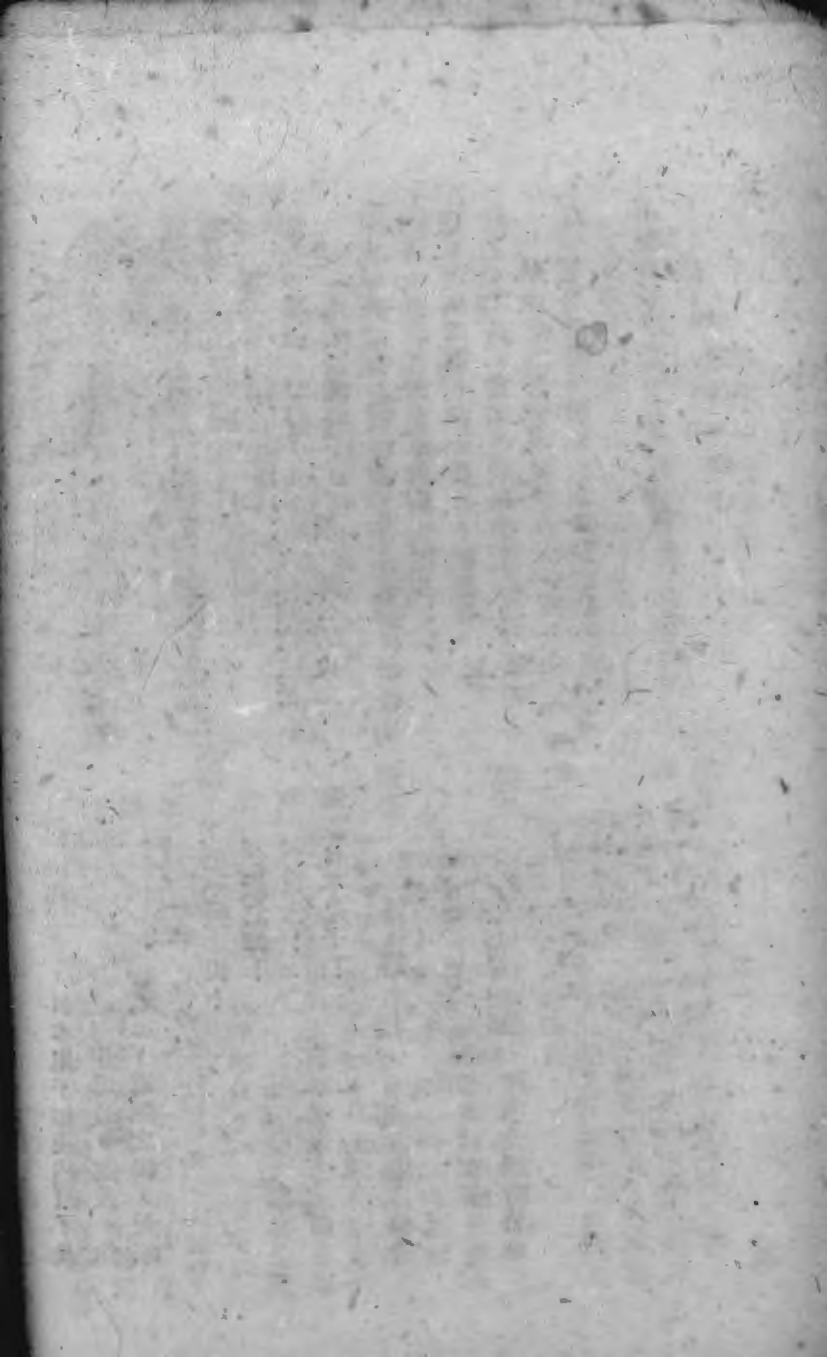
來跟鬼子拚命！

大家：我們不做順民！

我們不做奴隸！

我們要報仇！

殺絕日本鬼子！



# 何必呢？（獨幕劇）

凌鶴

時間：第二期抗戰中秋天的下午。  
地址：在某一古舊的城市裏一個富商的公館  
人物：

何必宜五十幾歲。商會會長。稀疏的鬚鬚很整齊，長長的手指甲。走路很斯文。外表上確是道貌岸然，可是他自已很知道有許多地方是不夠禮義廉恥的。生意場中很有經驗，加之和縣長之流也常常來往，因而生財之道，更有法門。然而他也不是自私到毫無國家觀念的人，有時他也會感覺到矛盾和痛苦，另一方面，自我原諒也是他的長處。

彩雲雖然將近三十歲的婦人，可是好好地

佈景

打扮起來，也還顯得很年輕，從妓女到偏房，這一長長的過程，在她本人也確實閱歷了不少。近來他對何必宜委實感覺厭煩，雖則他曾經用最大的努力，得以和太太分房，而且「老爺」對她也還不算冷淡，不過籠中的鳥，總想在天空飛翔，她也得爭取自由人的地位。爲祖國而戰鬥的熱流，也浸入了這古舊的城市，她也昂然地站了起來。

一個舊式的房間，一門通正廳，一門通內房，有一窗可以見院中花木。室內陳設，雖不十分現代化，但也很新式。有軟椅，梳裝台，衣櫃之類，壁

上掛有月份牌，兩隻半裸體的美女。

這內室的門，和通正廳的門，都懸着

印花布幔，窗上掛一烏籠。

暮開時，會去寒無一人，只有鳥的叫

喚。少頃，富商入內，手裏挾着一包

新買的衣服。

何

（很得意的叫着）彩雲，彩雲。（見室內無人，又見通室內的門關閉着。

）哦，彩雲，怎麼還在房裏不出來呢

？還在生我的氣嗎？

彩雲

何必呢？咳……（過去敲門）開門罷

，彩雲，怎麼一聲不響呢？開門罷，

我的好彩雲，讓我進來好嗎？（裏面

還是不響，只好苦笑走着回來。忽然

聽見鳥兒叫喚走近窗前逗鳥）

何

（對鳥）嗚呼……還是你好，一天到

何彩

何彩

晚唱唱跳跳的倒很快活自在。

（默地坐下吸水烟）咳……（深長

的嘆氣）彩雲，請你出來好嗎？要

一個坐在這兒多厭氣呀？（走近門邊

平聲靜氣的說。）昨天是我對不起你

，我應該罵你，所以我今天就買了

一件新衣料來送你，算我向你道歉。

昨天的確是我對不起你。不過，你為

什麼要鬧着和我脫離夫妻關係呢？老

實說，自你走進了我何家門，我並沒

有錯待過你呀！你說你和老太婆合不

來，我就給你一個人住間屋子，總算

是稱心滿意了罷。（突然室內有打碎

磁器的聲音）啊！（立刻放下烟袋）

你又發脾氣啦！那又何必呢？你說我

不該說這些話，我就不說好了，何必打碎東西呢？哎！真是好大的脾氣！（又聽見貓打架的聲音）啊！剛才貓打被東西嗎？喂喂，我知道，你再不會發我的脾氣的啦！（得意起來）彩雲！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不是說過要給你買一付金錫子嗎？現在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賺一筆錢，雖說不多，兩只金錫子是一定可以到手的。怎麼會有這樣的好生意呢？你一定很奇怪罷。你別急，讓我來告訴你，現在不是到處在徵募寒衣和棉背心嗎？咳！縣長跟我商量，我們縣裏已派到了四千件。自然非繳上去不可。那麼四千件棉背心，你想想看，不是要很多棉花嗎？還有民衆也有很多自己買棉花做背心，捐到前綫去的，那就

彩 何

用棉花用得更多囉！我一想這個機會真是不錯，何必不把市面上的棉花都買到手，然後再抬高價錢出賣去呢？至少，好賺二百塊錢好給你打一只金手鐲啦。而且我已經和縣長商量好了，把四千件棉背心都給我經手，那末從布料和手工錢中間，只要一件有五分鐘的好處，五得五，四五得二十，那又是兩百塊又是一只金錫子到手啦，你看，多好的機會呀！有兩只金手鐲很快的就能帶在你手上，那你總樂得心花怒放了吧！（非常得意）

……  
（他滿以為這一次彩雲一定會笑笑地跑出來感謝他的，可是這是失望。）  
怎麼？你一定不出來一下嗎？（有點生氣了。）你是存心看不起我不是

？真是不識抬舉的女人，我這樣看得起你，你却不是我放在眼裏，難道說我真的怕你麼，告訴你，別惹我生氣，我真的生氣來你可受不了！（裏面又是打破了茶杯的聲音，使他立刻軟起來。）好好，算我錯了，多說話，只要你出來，就打我兩個嘴巴也好，可別再摔破茶杯好嗎？那些茶杯都是江西瓷器，買起來可得大價錢哩。唉！女人真是難對付！

……  
來喜丫頭呢？上那兒野去了？真是我來了這麼久，茶也不倒一杯來。（又是貓打架的聲音）

怎麼又是貓打破了東西嗎（急跑至門邊，擦開門帘，見門上有鎖。）啊！門上鎖啦，你不在裏面嗎？來喜來喜

（至窗前大聲喊。）姨太太上那兒去了？（少停）哦哦哦連丫頭都不在，難道私逃了嗎？（慌亂的用力推開內房門進內看看又跑出來）這……（拿起電話機）喂喂，你是警察廠嗎？……啊……哦你是縣政府總機快給我接警察所。……怎麼接不通？……哦（放下電話聽筒）他媽的，偏是有要緊的事，連電話也要跟着倒麻煩……混蛋。這個女人真混蛋（急促地在室內走走）一定是私逃了……私逃了！人財兩空！（又打電話）喂接警察所，快……怎麼還是不通？（重重的放下聽筒）這不是有意和我倒蛋嗎？（非常失望，又生氣的坐下來，拿過水烟袋，但立刻又重重地放下，又站起來走着），這簡直和我開玩笑嘛。他

何

媽的，簍子裏出身的女人到底沒有好的（又打電話）喂！總機再接警察所的，一定要接通，不然我回頭就帶你到縣衙門裏去。只要我和縣長說一句，就把你關起來，知道嗎？

（彩雲在外面門邊出現了一下，見何必宜打電話，急退回去）

喂！你是警察所嗎？請李所長聽電話，我有要緊的公事和他商量，真是混蛋那兒來的嘈囉？唉！你就是李所長嗎？真對不起，真對不起，該死該死，我太糊塗了，請老兄多多原諒！……哦，沒有什麼要緊的公事，是是……不是公事，不過是一點私事……哈哈……對了對了要麻煩你一下！真是家醜不敢外揚，不瞞你老兄說，我的姨太太私逃囉！請你立刻派幾個弟兄

彩

到火車站和旁的地方去查查看，馬上給我抓回來好嗎……什麼時候？那可說不大清楚，大概是今天上午罷，因為昨天我……我……和她吵了幾句，她嚷着要和我脫離夫妻關係，今天早上，就不見了。……啊……你是說失了東西沒有是嗎？那倒還好，剛才我看了一下，好像沒有帶走東西。不過道不能說一定，回頭我再仔細的查查看，再送公事來報失罷……什麼？你說東西沒有帶走，不見得是逃走，不，不，一定是的，她出身低微，什麼醜事都做得出來的。是是，他是簍子裏出身的，太不好對付了。……抓回來了，我定得好好的打她一頓！（突然地自通正廳的門出現）你要打，打好了，我在這兒哩。

何

啊！你沒有走？（急對電話聲明）喂

！李所長不用說弟兄去了……對，

不用去抓了！……對不起，她在家，她

並沒有逃走（掛上電話。）

彩

怎麼不好對付，我是窩子裏出身的，

你還是今天才知道嗎？你看中了我，

（逼近對方）你討我進你家的大門，

都是你甘心情願的呀！你現在還怨誰

呢？……你敗壞我的名聲，教警察來

抓我，（一頭撞過去，把他撞倒在地

上）我現在和你算賬。（倒在椅上哭

何

（在地下爬起來）何必呢？彩雲，你

何必這樣兇呢？（走進安慰她）

（又撞過去）你來，你來打好了，打

不死我算你沒有種。

（沒有讓她撞着。）別生氣，別生氣

何

彩

何

彩

何

彩

何

彩

何

彩

何

彩

何

彩

何

彩

何

彩

，有話慢慢地說，何必這樣撒野呢？

（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我這是撒

野嗎？（又逼近，何逃，在繞着桌子

追逐。）我這是撒野嗎？你自己狠心

狗肺，你這說我撒野嗎？

（用椅子擋住她的路）好好。是我不是，是我錯了好嗎？（嘻皮笑臉地。

）真兇極了，真是睡老虎。

是睡老虎，我要吃了你這老王八！

老王八？不像，老山羊倒是很像的，

你瞧我這把鬍子（用手指在頭上做兩

只角）咩……咩……

（忽然笑了起來，擋了眼淚。）真討

厭，死老頭子！（順手敏捷地拖住他

下巴鬚）

哎喲；痛死我了；（跟着她走，用手

護住下巴鬚。）饒了我！饒了我！

饒了我！饒了我！

饒了我！饒了我！



！差不多要跪下去了。

不看在你一把年紀，我就把你幾根小羊毛全撿了下來。

（爬了起來，摸摸膝蓋骨）那何必呢？

那何必呢！（裝着怪臉，學他說話。

你討厭我的鬚鬚是嗎？趕明兒我就剃了他。好嘛。只要剃了鬚鬚我也還拿輕哩。

不剃不是人養的！

何必呢，這樣口毒！

又是「何必呢」。我看你名字叫做何必宜，也只會說「何必呢」這句話。

哈哈真聰明，真會說話。

誰跟你嘻皮笑臉地，真討厭。（少停）昨天你說返再也不走進這個門兒的

，怎麼今天又來了。

這是我的家，我怎麼不來呢？

你不是說過趕我走的嗎？讓我走好了。

那是昨天的事，早過去了，今天還提牠幹嗎？

那你今天是講和來的，是不是？

當然囉：生氣不會生一輩子呀，我還帶了東西送你啦。我來的時候，你不在，我以為你在裏面房子裏不出來，（一面解着衣料包）我就在外面和你說了許多好話，後來我聽見裏面有貓在打架，打碎了茶杯甚麼的，走過去仔細一看，原來門上上了鎖，這一下把我急死了，就……

就打電話叫警察抓我是嗎？

不是抓，不過查一查，你到底到那兒

去了。

逃走，哼！告訴你我才不容易走的哩。我不是皮球，讓你隨便踢來踢去的。

何

（有意打斷他的話）你看這件衣料，花紋好看吧。（送過去。）

何 彩

（接着摔在地下）誰要你的衣料呀！何必呢？新衣料就沾上許多土。……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買了許多棉花，可以賺不少錢，可以送你兩只金鐲子。

彩

我不跟你談這些了，老實告訴你，我也並不稀罕什麼金鐲子。你不把我當人看待，無論怎麼穿戴得好，又有什麼意思呢？我從良嫁給你，爲的是什麼？還不是想過幾年安靜一點的日子，可是你不把良心待我，當我是一只

何

貓一只兔子。高興的時候，玩弄一下，不高興的時候將我一頓罵，一頓打，老實說。這種日子我受不了！隔壁張小姐說得對，我該做事情，我也要替國家出力做事。

彩

什麼；你也要替國家出力？你是女人……

何

是的，剛才我和張小姐到了婦女救國會去過，大家商量，要做棉背心。……

彩

那你是加入了婦女會……，你也要講究什麼家庭革命嗎？糟糕，你怎麼能聽張小姐的話，那個姑娘，是出名的過激黨呀！

我不知道什麼國旗黨不國旗黨，我只覺得她的話說得很對。那些打仗的兵，替我們老百姓拚命，冷天快到了，

沒有棉衣穿，我們應該趕快地做好送去啊。

做棉背心，自然是應該的，我並不反對，那就在家裏做做好了，爲什麼要去加入婦女會呢？

不，我和他們很合得來，她們都是讀過書的女人，也看得起我，與其整天在家裏受你的欺負，不如和她們談談到有許多好處，告訴你從今以後，我再不和你吵鬧了，我做的事你也不用管。……

什麼，你做的事不用管？

你不用管，反正不會做對不住你的事。

反了反了，簡直是反了，咳！（走近窗前逗鳥）還是你好，只要有吃的，喝的，乖乖地在籠子裏，再不想外面

彩

的天地。……

哼！你這是什麼意思？你要我像鳥一樣的關在家裏嗎？那你別打錯了主意。不過我現在也不想跟你爭這個，剛才說過，我們要做大批棉背心，可是市面上買不到棉花，聽說是你全買了，你剛才也說過，你買了許多棉花，我們會裏都說請你商會會長捐出來，要我當面跟你說哩！

啊！你說什麼？

你沒有聽清楚嗎？要你捐棉花做背心，可以答應嗎？（很嚴肅地）

（很嚴肅地）我說做不到。

怎麼不肯答應嗎？

當然不能答應。笑話，我剛才不是說過，要做一筆生意，賺四百塊錢，給你買金鐲子嗎？現在你要我把買來的

何 彩 何

彩 何

何 彩 何 彩 何

棉花，捐出來，那不是存心跟我開玩笑嗎？

怎麼改開玩笑呢？這是正正經經的事，我們都是中國人，和日本鬼子打仗，我們都應該幫忙做事。你是有錢的人，捐棉花做背心，也是應該的。

這不是什麼應該不應該的問題，這是我願意不願意的問題。我真想不到你嘴裏會說出這種話來。你不想看看，假使我不抓住一切機會做生意，不想盡方法賺錢，一大家人吃什麼用什麼呀？而且我曉得我這次賺來錢爲的是給你買……買……

唔，買金鑰子，你不用說我知道，不過我也說過，我並不要你的金鑰子，你不會沒有聽見的。不過你也不會不知道，我從買棉花那

彩

何

裏弄兩百，經手做棉背心弄兩百，這是我打好了的算盤，馬上到嘴的肥肉，無論如何，你不能破壞我的計劃。你不要金鑰子，我不怕錢沒有方法用！

破壞你的計劃？唔，我真要破壞你，叫你下不了台，乾脆一句話，你答應不答應？

不答應怎樣？

那我就完全看透了你是一個奸商！正像張小姐他們說的，假如日本鬼子打來了，你一定會替鬼子做走狗，在什麼「位子」會裏做漢奸的。告訴你，無論我怎麼沒出息，決不做漢奸的小老婆！立刻和你打官司，脫離關係，並且我還把你這些年來做的許多見不得人的事，都喧揚出來，看你還站得

何 彩 何 彩 何 彩 何

脚住！

哦！哦哦！你這下賤的女人，（想追過去打她，但又不敢過於動氣，把事情弄糟，只好搖頭縮手。）你……真沒有辦法，真把我弄得沒有辦法。有什麼辦法，你使出來好嘍，我在這裏等着！

好好，我不跟你們嘍了，你是女人，

我總得讓你一點。

誰要你讓，我怕你嗎？

（又只好低聲下氣地）一下又動氣了

，何必呢？

又是一何必呢！

囉囉真的，你剛才也罵得太刻毒了。

什麼都好罵，爲什麼罵我是漢奸呢？

無論怎麼樣，我總不給日本鬼子做奴才呀！至於想方法賺幾個錢，那是每

彩

何

一個做生意的人都是如此的。（電話鈴響）

鈴響

我知道你是會做生意的，（過去接電話）我也知道……喂，那裏……你

要找誰呀？……哦！請等一等。（對

何）縣政府秘書要你接電話。

（接電話）喂！我是何會長呀……什

麼……是的，我是何必宜。（彩雲笑

了）哦，縣長要你打電話給我嗎？有

什麼事情見效呢？噢……什麼？……啊，

棉背心已經包給另外的人做啦？上次

縣長不是答應讓我經手做的嗎？哦！

這是縣長的意見……唔……唔……（

很不愉快）我知道了。……不過這似

乎是和我開玩笑……還有什麼事嗎？

……什麼？你是說我屯買棉花有人說

閒話？這可奇怪了，我拿本錢做生意

快報本報

四

，有什麼閒話可說的呢？……什麼？  
有人告我？……（神色大變）那就要  
請秘書幫忙啦。……是是，一定一定  
。……啊，你取笑我了。……她並沒  
有逃走。（對彩雲看一眼）到外面走動  
一下就回來了。……你怎麼知道的，  
是李所長說的吧？啊！……那當然囉  
，一定請你吃酒，現在節約時期，在何  
館子裏請客不方便，就請駕到我家裏  
吃一盃酒罷。囉囉……再會……再會  
。……（放下電筒）不得了，不得了  
，怎麼我的事還沒有做，他們就知道  
了呢？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怎麼樣？  
想透了沒有？現在你的把戲已經給戮  
穿了。我看還是趕快捐棉花出來，倒  
還可以保全一點名譽哩。  
（重重地坐下來嘆氣）唉……（少停）  
好，照你的話辦罷！  
（很高興）真的嗎？  
怎麼不真？你應該跟我講和了罷？  
（感動地撫摸他的臉。）哦，你到底  
是不做漢奸的！  
囉囉……  
哈哈……

（幕急下）

# 雪地忠魂

(獨幕劇)

劉子清

人物：

秦營長

吳指導員

張連長

戴排長

謝小妮(救護隊女隊員)

兵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佈景：

士兵一隊(十餘名)

台右前半為掩蔽部入口處，有路橫通前面，台左後半有茅屋一角，可

抗戰劇本選集

時間：

一個冬天裏的正午。

地點：

在任何一个戰線上。

幕啓：

在一個平靜無事的前綫，一個哨兵

(丁)雄赳赳地站在積滿了雪的高地上，兩手擎着槍，槍上有與雪相映而發光的刺刀，面向敵方監視着。其餘的戰士們，(甲乙丙)在掩蔽部入口處；有坐着的；有備着支柱的；有站着酌；正在談談笑笑。這是一個營部的所在地，營長及其他官長們，應該是住在那個茅草房子裏面。

兵甲：媽的，兩個多月，都沒有撈着槍放，

真有點兒悶人。

兵乙：別着急，長期抗戰，放槍的機會還多

着哪！

兵丙：日本鬼子，他媽的！佔了咱們武漢以

後，怎麼就不敢再前進呢？他若再前進的話，咱們就可以痛痛快快的打他們一頓！

兵甲：前進？那有那麼容易呢？昨天吳指導員對咱們訓話。不是說：日本鬼子不過

佔了咱們幾條交通綫，他們的後方，還有咱們幾十萬精銳的部隊，隨時襲擊他們，而咱們這兒又築成了一條堅固的防綫，決心叫他們拼到底，他們正在發愁，進又不能，退又不得。

兵乙：不！不！他想錯了，日本鬼子這會兒不前進，不是爲這個，是因爲漢口法

租界，還有好些花姑娘，他們得樂一樂。

兵丙：別開頑笑！（轉向甲說）那咱們應該

反攻過去。

兵乙：（搶着說）對了，反攻過去，把鬼子

殺光了，打到東京去，讓咱們也樂一樂，哈哈。……

兵丙：你這傢伙！

兵甲：反攻不反攻，咱們長官自有計劃，喂，

！老陳（攆兵乙）咱們別談這個。

兵乙：談什麼？談談醫院裏的謝小姐是不是

？你們來瞧！我學個樣兒給你們看，（站起來學女書）王班長，你辛苦了，你

那天真勇敢，一個人俘虜到七八個敵人，真不愧爲民族英雄！（恢復男音）哈

哈哈，……

兵甲：這個傢伙真會搗蛋！

兵乙：哈哈……王班長（指兵甲）我說那天



你魂都沒有了吧。

兵丙：哈哈……真有味兒！

兵甲：（心裏很得意）別胡說！她瞧得起咱們這些當兵的嗎？

兵乙：當兵的？哼！現在當兵的才是國家的

棟樑哪！喂！老李（指兵丙）是不是？

兵丙：噯！你這句話倒算說對了。（唱抗戰歌曲之女音，由遠而近）你們聽！準是

謝小姐又來了。

兵乙：謝小姐來了，咱們歡迎去！

兵甲：她來了，你別胡說，人家是來做抗戰工作的，是有身分的。

兵乙：我知道，你放心，（撞兵丙一下，作一個怪臉，謝小姐唱着歌由舞台右邊上）。

謝：（歌聲停了）嗚！諸位同志辛苦了！

兵甲：沒有什麼，打仗吃苦，是咱們軍人的

本分。可是，天氣這麼冷，謝小姐怪不

怕，……

謝：你是說我不怕冷嗎？對了，你瞧，我們這錦繡的山河，今天又鋪上了一層銀子似的，天地無塵，到處發亮，還有那樹上積的雪，遠望過去，就好像是千樹萬樹的梅花，一齊開放了，諸位瞧瞧，多麼美麗呀！

兵丙：謝小姐說的話，就像是一首詩，而且還是一首好詩，把這雪後的景緻，形容得更美麗了。

謝：我是隨便說的，我不會做詩，不過我喜歡看雪景。

兵乙：（半天插不進嘴，想點新鮮話來說）謝小姐是東北人，那麼一定會滑冰。

謝：稍微懂一點兒。

兵甲：滑冰是怎樣一個頑意兒，我是四川人

，從來沒見過，倒要領教能教。

謝：你太客氣了。說起滑冰，那真好玩兒，

在北方無論池塘、湖、海、冬天都結得

很厚的冰，我們在鞋底上，套上四個輪

子，到冰上去賽跑啦，打圈兒啦，做出

各種的姿態，各種的乾樣，可是不會滑

的，一上去就要跌倒。

兵乙：（做一個滑冰跌倒的樣子，不提防真

個被雪滑跌倒了，笑得大家都笑起來。）

兵丙：東三省、北平、冬天很盛行滑冰玩兒

吧？

謝：是的。（忽然心有所感）可是，東三省

！北平！都給日本鬼子佔了！我八年沒

有在東三省滑過冰，（做北平沒有在北平

滑過冰。（很傷感的樣子）。

兵甲：（安慰慰勉）謝小姐不要着急，咱

們保你明年冬天一定到北平又劃東三省

滑冰。

兵乙：對了！那時候請你教咱們也能滑冰玩

兒。

謝：哦！對了！有你們勇敢的戰士們在，（

轉而很興奮起來）一定可以把日本鬼

子趕走，保護着我們回到北平，回到東

三省去的。

兵乙：那時候謝小姐可以穿上滑冰鞋，由北

平滑到瀋陽去。

（又惹得大家笑起來）

兵丙：咱們現在別說這個，還是請謝小姐教

咱們唱幾個歌。

兵甲：對對對！

兵乙：贊成！贊成！

謝：（輕輕地嘆了一聲）我會的不多，也唱

得不好。

兵乙：別客氣

兵丙：別客氣

謝：好吧，我先唱一個，……歌（以抗戰歌曲爲限）。

兵甲：好的，你唱過了，我們再來學。

謝：（唱歌）

兵乙：（謝歌畢，高興得幾乎跳起來）好極了，好極了！謝小姐教我唱。

（秦營長與吳指導員，由房子裏出來）。

兵甲：（見秦吳出來，發出敬禮口令）敬禮！（大家正在興高采烈的時候，忽聞此莊嚴的口令，均爲之一怔，兵乙誤爲請謝教唱歌，應先向其敬禮，乃舉手向謝

注目，謝不知所措，向左右一望，才知道是秦吳出來了，亦轉身向其敬禮，兵乙始恍然嚇得面如土色，急移其目光於秦吳，秦吳答禮畢）。

兵甲：禮畢！（乙丙均呆立一旁不敢動，惟

乙回頭時，將舌頭一伸）。

秦：哦！謝小姐在這兒。

謝：噫！我來了好一會了，秦營長，吳指導員您好！

員您好！

秦：（不約而同）謝謝你！很好。

吳：天氣這麼冷，謝小姐還到前綫來玩兒，這大概是仿着古人『踏雪尋梅』的意思呢？

呢？

謝：不，因爲兩個多月沒有戰事，醫院裏面沒有受傷的同志，就是病的也很少，近來簡直沒有什麼事情，所以到前方來看

看諸位！

秦：哦，那不敢當。

謝：同時也因爲雪後的景緻太美了，順便出來玩兒。

吳：雪景是美的，就可惜這兒沒有梅花。

謝：沒有梅花？啊！（以手指積滿了雪的大樹小樹，秦吳順着她手指的方向望過

去)那不都是梅花嗎?

秦:真的!那真像梅花。

吳:是呀!謝小姐真可以和謝道蘊先後媲美

謝:吳指導員太誇獎了;我拿什麼比謝道蘊

呢?

兵戊:(由舞台右急步上)報告營長!(向

秦吳敬禮畢,向前將書面報告呈交秦後

,退後三步,立正候示)

秦:(折開報告,輕聲誦讀)第二連連長張

心誠報告:一、接本連派出之獨立偵探

報告,午前九時有步騎砲聯合之敵人一

縱隊,由李家村大道向我前進,似有翼

圍進犯我陣地之模樣。二、本連現已增

派警戒兵至陣地前方嚴密監視;並令第

一綫各排進入陣地,準備迎擊該敵。一

打開圖囊,取出地圖細看約一二分鐘)

好!你回去對張連長說,要特別注意,

不可疏忽,對於敵人情形,要隨時報告

。(在信封上批了幾個字,交還兵戊)

兵戊:是!(接信封後,轉身欲下)

秦:回來,你聽清楚沒有?

兵戊:聽清楚了。

吳:聽清楚了,也要向營長複誦一下。

兵戊:是!營長命令:要特別注意,不可疏

忽,敵人情形,要報告。

秦:要隨時報告。

兵戊:是!敵人情形,要隨時報告。

秦:好了,快回去!

兵戊:是!(向秦吳敬禮後,轉身由原路而

下)

(兵甲、乙、丙、入掩蔽部取出槍支)

秦:(就張連長的報告寫幾句話,再將其折

了幾下)王班長!(指兵甲)

兵甲：有！

秦：你派一個弟兄，把這團報告，給右翼第一連李連長去看看。看過以後，要他簽一個字再帶回來。

兵甲：是！（接到報告紙，轉交兵丙）你快去！（兵丙由舞台左下）

秦：啊！謝小姐你到房子裏去歇一歇吧！

謝：不！我就在這兒，或者有需要我幫忙的地方，我還可以幫幫營長的忙。

秦：那好極了，（轉向吳）吳同志！請你回去打個電話報告團長吧，並且要王營附注意聽電話。

吳：好的！（轉向謝）謝小姐，請待一會兒，我們回頭再談（進房子去）

謝：敵人有步騎砲聯合一縱隊，究竟有多少人？

秦：現在還不明白，大概多則一旅，少則一

營，不過我們不管他多少人，他若來了，我們總得變和他拚命。

謝：我們和日本鬼子幹到底，最後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秦：那是沒有問題。

兵丙：（由原路急上）報告營長！李連長看過了，（將報告交還秦）李連長說，已經加派步哨了，請營長放心。

秦：（看了一看報告紙）好了！

謝：據今天積了這麼厚的雪，敵人飛機總不能來吧？

秦：那到不一定，若是漢口沒有下這麼大的雪，還是能來的。

吳：（上）已經報告過團長了，團長說：據左翼高營長報告，敵人約有步騎兵二千餘名，砲七八門。要我們和高營長切實聯絡，我也給高營長打過電話了。

秦：好！謝謝你！

（遠處有二三槍聲）

兵丁：（在車站的位置上，依然面向敵方）

報告營長！第二連陣地前方發現槍聲。

秦：知道了。（轉向吳謝），這大概是敵人的偵探和我們的步哨接觸了，我們可以判斷，這一條沉寂了兩個多月的戰綫，

今天準要熱鬧起來。

吳：是呀！昨天我和弟兄們談話，他們都說

兩個多月沒有找着敵人打，感覺悶人得很！

謝：我預祝營長和諸位同志們成功！

秦：成功固然好，若是不成功，就是成仁也好，哈哈……

吳：對了！有成仁的決心，就有成功的希望

（槍聲由遠而過，由稀而密，砲聲也響

起來了）

秦：你們聽！這大概是敵人已實行攻擊我們

本陣地了，怎麼張連長還沒有來報告呢

？（拿出望遠鏡，走上高地去觀察）

吳：謝小姐可以回去了吧！

謝：不！我要在這兒等着看你們成功。

兵戊：（又由前路跑步上，沒有看到營長）

營長在那兒？

吳：營長！第二連張連長派人來報告了。

秦：啊！好，（走下高地來向兵戊）怎麼樣？

兵戊：第二連報告：敵人有二千餘人，向本

連及左翼高營正面攻擊前進，已壓和我們本陣地接觸，本連現在傷亡士兵十餘

名，完了。

秦：好！我知道。你回去和連長說：要沉着

應戰，無論敵人攻勢如何厲害，不准有

一絲一毫的退縮！

吳：好！我知道。你回去和連長說：要沉着

應戰，無論敵人攻勢如何厲害，不准有

一絲一毫的退縮！

秦：好！我知道。你回去和連長說：要沉着

應戰，無論敵人攻勢如何厲害，不准有

一絲一毫的退縮！

兵戊：是！（轉身由原路跑步而下）

謝：（聽說前線有傷亡，覺得要幫忙了）

戰！我去打電話叫派担架隊來。（急步

向房子裏去）

吳：好的！好的！

（槍聲砲聲更濃響起響了起來）

兵丁：（望前面的姿勢）報告營長！敵人的

砲火，向我們營部附近打過來。

秦：不要緊的，你取低一點的姿勢監視吧。

兵丁即改用跪下的姿勢）你們（指甲

乙、丙）也進到掩護音去，不要都站

在這兒，暴露目標。（乙、丙進入掩蔽

部，甲在入口處或跪下姿勢）（兵戊已

押戴排長上，兵戊向秦敬禮後遞上書面

報告一紙）

秦：（承接報告，心裏猜到一半）向戴一照

眼）戴排長！怎麼一回事？（展開報告

細看，忽然怒形於色，并以手撫腰佩之

手槍（用最嚴厲的聲調）擅自退却！怕

死！你這一排的陣地只中了兩個砲彈，

死傷了五個人你就退下，你這個蠢（腦

平聲）補！你還配當軍人嗎？

（戴俯首無言，面如死灰，全身發抖）

吳：究竟怎麼的情形，你向營長報告一下（

意思還希望營長或若能原諒戴排長）

戴：（喘着氣）我……我該死！敵人一個砲

彈打在我附近，我往後退了幾步，不料

合群的弟兄，看見我退了幾步，也就跟

着退下來了。

吳：砲彈又沒有打倒你，你又在戰場後面，

為什麼要退呢？（覺得沒有法子挽回）

戴：（氣喘得更急，幾乎要哭起來）我……我實在……

秦：（怒到極點）你！你實在怕死是不是？

好！連坐法規定，一排后退，我只帶你排長！（親舉手槍將戴擊倒，稍停，指岳戊已說）你們兩個把他抬到後面去埋了。

（兵戊已抬戴由原路下）

秦：（向吳說）我去打個電話報告團長。

吳：好！（向兵甲、乙、丙說）你們看戴排長不退下來，不一定會死，就是被敵人打死了，那也是爲黨爲國爲主義犧牲，死有重於泰山，現在從火線上擅自退下來，受法律制裁而死，這種死法，就輕於鴻毛了。（搖頭嘆惜）咳，戴排長太不值得！

兵乙：（無所謂）這個爵（腦平聲）種，怎麼會賞了排長呢？

兵甲：他前一個月才由第三營調到咱們第二連來的，張連長知道他不成，就不想要

他，不過因爲是團長的命令……

謝：（匆忙的跑出來）怎麼？戴排長抬去埋了，咳！真是讓敵人打死了，多麼光榮！讓營長槍斃了，太不值得！

兵丙：（他是讀過一些古書的，又想擺弄幾句）人生的得失，只在一念，戴排長一念之差，白白送了性命，而且還落得一個爵（腦平聲）種的醜名，如同韓復榘，李服膺黃秋岳這些人，還不都是由於這一念之差嗎？

（槍砲聲更激烈地響了起來）

兵甲：今天夠熱鬧了。

吳：不再悶人了吧？

兵乙：可是我們還沒有撈着槍放哪。

吳：不要着急，有這個機會的，將來你們若是加入火綫的話，得要臨陣着放。

謝：聽軍放。（雙手略比亂姿勢）一顆子彈



打死一個敵人。

兵乙：對，回頭我一個入還要俘獲七八個敵人哪。

人哪。

謝：那好極了！

兵甲：（不約而同向兵乙做一個會心的笑）

（兵戊已攙扶受了傷，滿臉血跡的軍官上，大家均極端關懷）

吳：哦！張連長受了傷，怎麼樣了？

兵戊：連長被砲彈炸傷了頭部和胸部，現在還不能說話。

謝：（很擔心）喂！你們不要鬧他，他因為頭部受了傷，神經被震得太厲害，一時暈迷了，呆一會兒就會清醒的，趕快把他抬到房子裏去，讓我先替他把傷口裹起來。

吳：對！趕快抬到房子裏去！

（兵戊已抬張向房子裏去，吳謝隨之而去）

兵甲：張連長打仗真有種，前年剛開戰的時候，在上海作戰，他還是當排長，一排人守一個小村莊，敵人一百多人包圍他，打得一天一夜，一排人死的死傷的傷，後來只剩了七八個人，但是他硬不退，直到第二天我們援兵到了，把敵人打退了，他才出來，那一回他就升了連長，可惜今天他又打傷了！

兵丙：（很擔心地）我看他傷得很重，恐怕……

（不好說出來）

兵乙：（坦白的說）恐怕不會活，是不是！這有什麼關係，咱們當軍人的死這不就死了，人總是要死的。

（和吳同出，手拿地圖）我們叫第三連開到左翼去，讓他們担任追擊部隊。

吳：（和吳同出）這樣很好！

秦：王班長！派人叫第三連帶到左翼第二連

的後方去，準備反攻！

兵甲：是！（指兵乙）你去！（兵乙由舞台左

下）

吳：張連長真是好樣的！可惜打傷了，不然

今天反攻，他一定有很好的成績。

秦：（稍停）我們再上高地去觀察一下敵

情，等第三連帶上去了，我們再過去。

吳：好！（與秦同上高地）

（房子裏面忽然發出聲音來）

女聲：張連長！你不進去，你歇一歇，等一

會兒要送你到醫院裏去。

男聲：不！要到火綫去。我不對醫院裏去。

秦：和吳從高地走下來）怎麼一回事？

（謝一半拉住一半扶住張連長出來，兵

戊已亦隨之而出）

謝：營長！你看，張連長傷得這麼重，他聽

說團長命令反攻，他說要上火綫指

揮隊你去。

秦：那怎麼行呢？你傷了這麼重，你應該到

醫院裏養傷去呀。

張：不！營長！我的傷并不重，我要把敵人

打退了，再去養傷。（稍停）我們很對不

起營長，我第二連今天很不名譽，那個

營長，戴排長，怕死，退了下來。

吳：戴排長已經被營長槍斃了，現在不但你

第二連，就是我們這一營，也不會再有

像他們那樣怕死的人了，你放心。

張：指導員！我知道。不過現在要反攻，我

那一連沒有連長指揮不很好。

秦：我已經派你們的宋排長代理了，我自己

馬上也要上那邊去，你不要擔心這個，

你要保重你的身體。

張：營長！我心裏很感激您。但是我以為我

的身體是國家的，我要把他貢獻給國家，要爲我們國民黨，爲三民主義去犧牲，我決不到醫院裏去。

兵乙：（由原路上）報告營長！第二連馬上就帶上去。

秦：好了！

（二隊士兵由左上經過與鐵絲網平行的路線，跑步舞會右下）

張：好！第三連參加上去了，我要回到火線上去。

謝：你不能去，張連長！

張：謝謝你，我一定要去！（很堅決掙脫了

謝的扶持，向秦敬禮後，急步而下）

吳：張連長！張連長！（追上兩步）

張：（頭也不回，已走上高地了）

秦：（覺得沒有辦法阻止他，忽然想起，用很嚴厲的聲調）張連長！我的命令，不

准你去！

張：（回過頭來）命令？（心裏覺着命令必須服從，事與願違，勁一鬆就倒了下來，上半身擱在高地上，手脚一伸，氣就斷了。）

謝：（跑步過去）張連長！張連長！張——連

——長死了？（幾乎要哭出來）

秦：死了！

全體肅然而立，後台哀樂或哀歌聲漸起，秦與緩步向前，向張三鞠躬畢，然後肅立兩旁，垂頭注視，稍頃，抬起頭來，呆立不動，兩眼涵着熱淚，不敢流出來。謝急步入房內，取出國旗一面，慎重地蓋在張之頭部及上半身，一會兒，槍砲聲大作，秦轉過身向前方跑去）

幕漸下

楚：楚國，春秋時國名。

蔡：蔡國，春秋時國名。

鄭：鄭國，春秋時國名。

齊：齊國，春秋時國名。

魯：魯國，春秋時國名。

宋：宋國，春秋時國名。

衛：衛國，春秋時國名。

燕：燕國，春秋時國名。

秦：秦國，春秋時國名。

晉：晉國，春秋時國名。

趙：趙國，春秋時國名。

魏：魏國，春秋時國名。

由好才

# 大風

(獨幕劇)

——一名「老教師」

時：

一九三八年深秋的一個傍晚。

地：

江南的一個小縣城裏。

人：

彌樹德——老教師

彌調聰——他的兒子

彌蓮珠——他的女兒

顏雨時——他的學生

殷雲

張保素——他的佃戶

僮警甲

僮警乙

景：

舞台面是一間讀書人家的客廳，家具簡陋，似曾經過浩劫，而重新安置的樣子；但從一些陳設上，仍然顯出小康士人家的風格。

台後高處懸着一幅本色紅杏板的匾額，刻有「求隱居」三個真書隸字。下面掛着一幅墨梅中堂，和此對開更短的對聯：上聯「舊鏡無時古」，下聯「筆花開四時」。字畫下面放着「燕天然」兒的中央是一柄形式古老的自鳴鐘；鐘旁有對磁質帽筒；右面的一個裏插着一個雞毫帚，左面的裏露出一些捲着的紙張；兒的兩端各有一盆菊花，或者

梅檯，也可以是萬年青或其他的盆景。几前貼着放一張八仙桌，桌上有一部綫裝書，藍色布函，和一件未完成的絨綫織物。桌旁兩把椅子。几右是通裏面的門。

台右（左右以舞台爲準，與觀衆相反）正中有兩扇玻璃窗，沒有窗帘。窗子兩側各懸一個照框；右側是一幅二三十人的團體照，左側是一幅四個人的合家歡。窗下一張茶几，几旁各置一把椅子。台左最外面有一扇通街道的門，稍裏靠牆放着一個小販設攤用的木架，X形的架子，架上斜立着一面木盤，盤分數開，排列着各種牌子的香煙。木架和門的中間，在地上有一個蒲包，窄積得下五斗米的大小；蒲包已經打開，捆着的繩子委在地上。

屋子外圍括着紅南溪秋時節不常有的大風。

老人正從已經打開的蒲包裏搬出整包的洋燭洋火，安放到木架的板上，又拿出整盒的香煙，解開以後，一包包的放進豎立着的櫃子上。他做來像蜜蜂採取花粉一樣地認真和勤勞。最後，像欣賞自己剛完稿的文章似地端了一下，側着他的腦袋，然後滿意地微笑；又感到勞苦似地鬆了一口氣。這些動作，顯然不是慣於做這行小生意的人所有的神態。

他中等身材，背有點駝，看來有五十五六歲光景，鬚髮少微帶點花白，而形容却很衰老。他相貌端正，神氣振作時還可見到些威嚴。現在他很是病弱，不斷地輕咳。

身穿一件市料夾袍，顏色黯舊，還顯得身體瘦了，衣服有些寬大，上面罩一件白色馬褂。袖底下磨擦得很是破爛。這正和他微駝的背脊和近視的眼睛，一起說是伏案工作做得太長久的人；他穿一條藏青色夾袴，黑色紮脚帶紮住袴管；腳上白色洋襪，黑色雙條布鞋；他戴一頂瓜皮小帽，以藍色帽結；表示他帶着什麼人的孝；一副牛筋邊的近視眼鏡，目光很有神彩。

他讀律賢書，懂得忠恕之道，性情固執，但並不迂腐。爲人忠厚仁慈，而重情義。

現在，他應該讓自己休息一下了，他提起倚在架旁的一支煙管，裝上一斗烟，正燃菸草柴，突然一陣凄緊的狂飈，吹開那兩扇沒有刷緊的窗子，發出砰的

一聲，壁上掛的字畫，也呼呼地飄動。老人（旋轉身子）呵！好大的風！

（他用急忙的步伐走新窗子，關上牠。他仰起頭，透過玻璃望着秋天高空中的白雲。白雲奔馳，猶如天馬，老人的眼隨着移動。忽然如有感觸地，他用沉重愁苦的聲音呻吟起來，並且搖着頭，在室內徘徊着。）

老人 一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他念得很有抑揚頓挫。繼而他沉思了一下，似乎在體味這「大風歌」中的情調；忽而如有所領悟，又將最後一句重複了一次，聲音莊重而帶激昂。）

老人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他無目的地移了幾步，一個二十歲

模樣的女子，從內門走出來，不如說跑出來。

她發育得很是勻稱飽滿，像一朵將綻的蓓蕾，容貌很秀麗，嘴角和眼臉中，含有一種隱約的「柔性」的智慧，這是她母親的賦與。她那種女學生的活潑和熱情，已經被這一年來失地上的慘苦生活所磨滅。她顯得一種懂得世事的女人樣的端重和穩健，同時流露出抑鬱和愁苦。她是一池冰凍的綠水，冰底下依然有游魚的潑刺；只待春風解凍，溫暖的陽光又將在平靜的水面上翻起閃爍燦爛的銀鱗。

她的髮黑色而柔長，束着一條黑色的緞帶；穿一件青布白邊一綫滾的旗袍，很是貼身，一幅白色的手帕扣在上肢窩下的扣子上，只有一小部份露在

女兒

爸爸！剛才一陣大風，把紅梅吹倒了

老人

（似乎重聽，決似乎不相信）什麼？

女兒

大風把後園花壇裏的那顆紅梅吹倒了

老人

（聽清楚了，惋惜地）那顆紅梅吹倒了

啦？（頓時悲哀起來）那顆紅梅，吹倒了！那是我第一年教書的時候手栽的，到現在算起來，已經是二十八年了，生你哥哥的那年冬天，花開得特別盛，因此我給你哥哥起個乳名，叫做「阿梅」；特為在那顆紅梅的旁邊蓋了一個六角茅亭，上了個匾額，叫做「紅梅亭



「來紀念你的哥哥。」他沉在記憶裏了，忽然又悲傷地說下去：「三年前你哥哥和我吵嘴，嘔氣離開家的那一天，正括大風吹折了一枝柢枝；今天那顆樹連根兒地拔了。這，這一回，恐怕是要……」（坐到八仙桌左側的椅子上。）

女兒（站在桌子的他側，勸慰地）樹跟人有什麼關係呢？爸爸想得真怪！

老人 不，這是個不吉利的兆頭。那年你哥

哥……

女兒

（阻止地打插）你又想起這些事來了！

老人

這救我怎麼能不想呢？我現在想起來還生氣哩！那年你哥哥嚷着要走的時候

，我說：「你要走就走吧，家裏並不少

你！（自然地起立）你現在還沒有掙錢

來養家，就想擺那麼大的架子；要是你

一朝做了官，衣錦還鄉的時候，我不

點起香燭來跪拜迎接你嗎？你想想我會留你！不過，你滾了以後，只要我在世的一天，你不用回來看我！……

女兒

這事情我知道的，你何必再提呢？

老人

（不理她，繼續生氣地說下去）當時你那件逆的哥哥他怎麼說，他說：「是的，只要你老人家健在，我是再不會回來

看您的了！」說罷他掉轉身子就走了。

女兒

哥哥不過是一時的氣惱，等他懊悔過

來，他總有一天會回來看您的。

老人

一時的氣惱，他走了已經三年多了，到現在連一點兒消息都沒有，像他那樣固執的孩子，（邊說邊坐）他是會再

回來的了。……

女兒

（同時發言）不，爸爸！

老人

不過，他就是會回來

，我還是不會認他的。

女兒

（同時發言）不，爸爸！

老人

不過，他就是會回來

，我還是不會認他的。

女兒

（同時發言）不，爸爸！

女兒

您會的，爸爸！呵，我想起來了，昨晚晚上我還做了一個夢，真像是真的事情一樣。哥哥和您，就坐在這張桌子的兩邊兒下棋；不消心，給哥哥吃掉了「一隻「馬」，您要悔，哥哥不答應，你們兩人又吵起來了。

老人

哪有的事，真是小孩兒說夢話！「一手無悔大丈夫」，我下棋是從來不悔的。

女兒

好了，爸爸是大丈夫；等哥哥真的回來以後，你們兩個人就坐在這兒下一盤吧！

老人

喂！那棵紅梅，（一起）還種得活麼？

女兒

挨着根兒的地方吹折了，怎麼還種得活呢？（老人正向內門走去。）爸爸！

您不用去了，外邊兒風大得很，還是在屋子裏歇着的好！

老人

不，我要去看看。（這時正走過女兒的前面，回過身子繼續說）自從學校停了課，我的心境不很好，就不常到園子里去；後來你媽媽過世了，我一直頹喪得很，近來又忙着做這種小買賣，差不多已經有四五個月，沒有跨進園子的門了。現在園子里恐怕荒蕪得很，野草已經長過人的膝蓋了。

女兒

是的，野草長得很長，連路都找不着了。等明天我抽空兒拔了草，您再進去吧！

老人

不，我要去看看，那些樹枝沒有人修剪，恐怕長得不成樣了。

女兒

不。爸爸！屋子外面風大得很，回頭您反要咳嗽了。

老人

不礙事的，那顆紅梅，是我頂心愛的。

（老人向內門走去，女兒跟隨着。當她正要跨進門檻的時候，大門外忽然有人敲起門來，女兒回轉身子，很快地跑近牠，在門縫里向外張望，老人回進屋子，謹慎地說話。）

老人 珠兒，是誰呀？

女兒 是張保泰。

老人 你！你開門要，小心些！

（他說話時，女兒已經很快地將門打開，並且開得很大。老人蹙起眉頭，正想責備她，有一個莊稼人模樣的中年人，已經跨進來，他手裏提着一隻籃子。籃子有些重量。）

那莊稼人有三十多歲年紀，他做事做人，謹愿勤儉，能得老人的歡心。他說話很慢，非常小聲。現在他穿一件大襟的夾襖，束一條很長的藍布作裙，着

一雙黑襪和黑鞋；衣衫雖縫縫舊，但並不襤褸。

張保泰（以下簡稱作張）珠小姐，你好！

（女兒領首）彌老先生！（女兒拴上門）。

彌樹德（以下簡稱作彌）呵！是保泰！你進

城來啦！路上怎麼樣？

張 路上不大好走，那些喝醉了酒的日本兵

，橫衝直撞地，真是嚇人！進城門的時

候不向他們鞠躬，就得挨打。

彌蘊珠（以下簡稱作珠）聽說身上帶幾個錢

，碰到日本兵搜查，倒囊的就給查出來

沒收了，是嗎？

張 是的，珠小姐；這是常有的事，鄉下人

進城的時候，總得想法子把錢好好地藏

起來；有的藏在褲子里，有的藏在袴帶

里。可是日本人也真壞得很，好些還是

給搜出來了的。

珠

保泰！你的錢藏在哪兒？

張

珠小姐！我正短幾個錢用呢！

彌

保泰！你請坐！（張保泰坐茶几外面的椅子上，籃子放在椅子旁邊。）

張

端碗茶給保泰喝！

張

（浮起身子）不用客氣！（向女兒）珠小姐，我不喝茶。

張

（女兒下。老人向木架上拿一支烟一盒火柴，向張保泰走來。）

張

（提起籃子）老先生！我帶了幾個雞蛋。（放下籃子）。

彌

（交差地）保泰，抽支烟！

張

嘸！不敢當，不敢當！（接過香烟和火柴，自己燃上，坐下。）

彌

（向籃子里看）眼！你這樣客氣！我不好

張

老愛你的東西。

張

老先生 哪兒的話！沒有幾個。日本兵

張

常到村子里來打雞吃，一窩雞只剩四

張

只了；積了幾天，才買這幾隻雞蛋。這

張

女兒正從里面出來，把一個磁質的蓋碗

放在茶几上。）謝謝！

你們鄉下人，空手來養一窩雞，也是替人

辛苦苦的，我看這籃子雞蛋你還是帶回

去的好！

老先生和珠小姐待我們莊稼人，真是再

好也沒有的。講一點的東西算得什麼，

老先生不要笑話！

你這樣說，那我只好留下了。保泰，近

來鄉裏頭是不是還平靖？（坐在八仙桌

左側的椅子上。）

哪裏？還不是跟日本兵剛佔這個城池的

時候一樣，亂得不成樣子！日本兵當官

到村子里來騷擾，一村子的牛差不多全

給牽走了。你要是說一句話，就用刺刀

刺你，誰也捨不得讓人家把牛牽走，可是誰都怕死。這不是眼巴巴地看他們把牛牽走了。珠小如：你想牛又好，好藏在袴帶裏，有什麼法子不讓牽走呢！

珠

聽說離城遠些的地方，日本兵怕有游擊隊，不敢隨便去騷擾。倒還安靜些。

張

我也聽人這樣說，不過我們村子裡，城只九里路，隔不了幾天，總要出些事情。

昨天就有百幾十個日本兵到鄉下來，來回來來來操兵，兵兵兵地放了半天的槍，……

珠

是演習。

張

啊，是的，到鄉下來演習，兵兵兵地的放了半天的槍，打死了好些個莊稼人，

又糟蹋了好些個女人家。老先生你想想，這種日子，叫我們鄉下人怎麼活得下去！

彌

你裏好！

張

這新開的旱，人倒沒多事，只是那幾畝田的稻子，差不多全倒下了。

彌

（歎心地）是麼？聽說你今年種的是雙稻，但也該是收過來的時候了。

張

是啊！稻子剛好熟了，就因為前幾天老下雨，不好割稻。這兩天正想雇些人工，收起來打穀子，想不到……現在

稻子給踩倒了，要不趕快多雇些人工，收起來打成穀子，怕都要爛在田裏了！

是的，你快多雇幾個人，趁早割稻吧！

可是，往年農忙的時候，真正就不容易雇，現在被踩倒稻子的也不只我一家，

那一家都爭着雇人手幫忙，不給化幾個錢，怎麼得到人工呢？

這是有沒有法子的事情，要多化幾個錢，你也只得化了。保泰，你說是不是？

也只得化了。保泰，你說是不是？

也只得化了。保泰，你說是不是？

也只得化了。保泰，你說是不是？

也只得化了。保泰，你說是不是？

也只得化了。保泰，你說是不是？

張

話是不錯，不過五角錢一工人工，還得給酒飯錢，在這青黃不接的時候，先別說沒有錢，陳米也早吃光了，今天東奔西走了一整天，想湊起幾個錢，就因為情不到手，這才進城來跟老先生商量的。

珠

得忍痛痛算了！這當兒真是一相打時候奪拳頭一，我實在沒法幫你的忙！

（她獻過茶以後，就一直站在八仙桌左側的椅子前面，身子略微斜倚着桌子。不知道什麼時候，她已經信手拿起擱在桌子上的一件未完成的絨絨織物，很熟練地不經心地結織着；有時停了手裏的生活，注意地聽着他們的談話。現在是到了她插嘴說話的時候了。）城里人跟

彌

呵你的來道，我也知道了。不過我手里也緊得很。

張

老先生總得給我個法子！

彌

（誠懇地）保泰，不瞞你說：我的境况也不比從前了，自從日本兵佔了這個城池

彌

你們鄉下人一樣地苦哪！可不是嗎？我家里的女傭人，也早辭掉了；珠兒她雖是念書的，可是現在粗粗

細細的事，就全都靠她一個人。

張

（向老）（向老）

年春上，日本兵說要築飛機場，把我在東門外個給金生權的那十八畝田圈了；靠着這點老面子，本來還可以請維持會里認識的人向日本人說個情，把他贖回來，就為出不起這筆運動費，也只

（向老）老先生！莊稼人辛辛苦苦地，就巴望這一年的收成，要是稻子爛了，這一年的辛苦就算白費了；冬天吃些什麼，

明年還有什麼本錢來下種，不用說莊稼人活不成，就連老先生家的租，我也沒法兒還了！

珠 這是一定的道理，日本兵糟蹋了田稻，不單是你們佃戶倒霉，就是我們業主，也是一樣地吃虧。

彌 是的。（頓）你保泰爲人，向來又老實又勤，像你一個外鄉人，到這里來種田，就靠你勤儉穩當，這才立了一份家業；在太平的日子，總算過得還好。往年還租的時候，就算你一個人頂爽快。我看在這上面，從前你短幾個錢的時候，只要到我這里來商量，我只要手頭寬裕，總十塊二十塊地借給你；就是手里不方便也肯替你做個保，向農民銀行借一點小放款，到還錢的時候，你也總很有信用，從來不拖日期的。

抗戰劇本選集

張

彌

是的，我保泰的做人，老先生總算很看得起。這一次要借了錢；等收割了穀子，糶了，我馬上就拔清的。

不過，我的家境，實在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日本兵打來的時候，我們躲在鄉下。等到城裏平定了一點，回來一看，門窗桌椅都給日本兵搬去當柴火燒了，就剩下的，也給趁火打劫的人搶光了，只留下這幾間空屋子。裝修門窗，再買些簡單的傢具，就費了好幾個錢。後來清明時節，珠兒的母親過世了，將藥收殮，又費了不少的錢，弄得家境更窮得狠，也不容易過日子。（頓）唉！真是說來慚愧，像我這樣書香人家。平日稱得上家道小康，在地方上還算有點聲望，你看，現在竟逼得在門口擺個小攤，賣些烟紙什貨。總算她母親在世的時候，

和街坊們人緣好，現在大家都到我這裏來照顧一點小生意，讓我們糊糊口，混個日子，今天因為外邊括太風，珠兒怕我又咳嗽，她女孩子家自己又不想出去，這才把這些東西搬了進來，（頓）唉！我們的生活，也實在慘淡得很，保泰，這一次我不能幫你的忙，你總不會怪我！

張（嘆了口氣）這樣說來，那我也只好走了！

（保泰失望地站起來，對老人略微徇了一下身子，向大門走去。老人忽然站起來。）

保泰你等一等，你雇人工收割稻子，一起短多少錢？

張 總得十來塊錢。

張 你另外不還種着潘振錫老先生家的田嗎

張

？他現在做了維持會里頭什麼教育科科長，家裏終很如意，你有沒有到他家裏去商量過？

沒有去，他不比你老先生，去也是沒有用的。

彌

那麼這樣！你還是去一去的好，跟他好好地商量一下，碰碰運氣要是他不肯借，你再到我這裏來，我答應你五塊錢；不夠的數目，你另外再想想法子。

張

謝謝老先生！那末我就去一次吧！（欲行）

珠

保泰！（她一面喚住佃戶，一面放下手裏的織物，過去提起椅子旁邊的籃，向他走去，）這一籃雞蛋，你帶了去，我們真不好意思受你的。

張

不，不，留下給老先生和珠小姐吃吧！不，不，不，你也不用講客氣了，并且



你到潘老先生家去的時候，也得給他送一點兒東西的，你怎麼好空着手去借錢呢？

張 那末，我只好帶走了！（接過籃子，挽在臂彎里。）再見了，老先生！（又向蘊珠點下頭。）

再見！

彌珠 （和女兒同時地）有空進城，到我這里來坐坐！

張 好的！

（保泰自己開門，出去。蘊珠跟上去想

拴門，老人止住她。）

（指着屋子的左後角）珠兒，你站過去！

（他拴上門，回過身子）珠兒，剛才保泰

來的時候，你開門爲什麼這樣不小心！

我先在門縫里張了一下，看是張保泰，

我方開門讓他進來的。

彌

可是你爲什麼把門開得這樣大我不跟你說過嗎？開門的時候，你要躲在門背後，剛好把門堵住身子，不讓外邊兒看見。你知道外面街上常有些日本兵來來往往，要是不當心，讓他們把你看見了，那才……

下次我不會忘了。

彌珠

（責備地）會——忘——了——你——來，我做給你看：你躲在這兒，這——

樣——開！

（老人用「淪陷土地上的開門方式」

把門打開剛夠一個身子滾進來的時候，

外面突然闖進一個人來。父女倆大吃一

驚）。

啊！

啊！

（同時地）  
（進來的人急忙拴上門）

彌

(在他背後，畏縮地)你，你是——？  
(那不速之客旋轉身子，面對着吃驚的  
父女倆。)

他是個二十一、二歲的年青人；可是亂  
髮蓬鬆，面色黧黑，一種飽經風塵的樣  
子，因此，看來顯些蒼老。他的前額向  
前微聳，表示他天賦的聰穎；下顴方正  
，顯出他性格的勇直；在一個相面的人  
說來，該稱做「天庭飽滿，地角豐隆」  
。他堅強，硬朗，泛濫着人類愛；儼春  
天裏的太陽，用他的光熱撫育着凍僵的  
大地，給他溫暖，使他甦醒。他要拯救  
大地上的痛苦的人民，從憔悴的生活里  
將他們解放，他要挽救危亡的國家，從  
生死的關頭替他解脫。人民等待他，國  
家需要他，像大旱之望雲霓。他的名字  
叫「顏雨時」。

他穿一件黑色大褂，一雙布鞋；平常的  
不惹人注意的服裝。

珠 (年輕人的眼睛比老年人的明快，她認  
出來了)雨時！

顏雨時 (以下簡稱作顏) (同時地) 彌  
阿

先生！

！是你！

珠 (驚喜地)你回來了！

顏 (神色驚慌地)是的。

彌 聽說你是在游擊隊里……

珠 (阻止他)爸爸！

彌 (覺察)呵！——你怎麼突然地回到這  
兒來了？

顏 我進城來有一點兒任務。

彌 你好像慌張得很啊？

顏 是的，怕有人跟着我了。

顏 珠

(愁心地) 有人跟着你?

恐怕是的，我進了城，怕有人認識我，不敢打熱鬧的地方走。我只找些冷靜的小道，沿着城牆繞過來。過了大通橋，老像有人從後面跟着。我放開了脚步，故意曲曲折折地穿了幾條小巷子，想掉掉他，走到你家門口的時候，回頭一看，並沒有人，我想進來躲一下。我正要打門……

顏 彌 顏 珠

(打插) 剛巧門開了，你就闖進來了。是的，我想不會有人知道我在這兒的。(安慰他) 不要緊，雨時，你坐下！(安心了些) 彌先生，您好？自從我離開這兒，快有一年沒見着先生了。談不上什麼好，在大難里能夠活着，也就算是僥倖了。雨時，你剛才說進城來有點兒任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抗戰劇本選集

顏

一個游擊隊員，偷偷地到城裏來，老先生您想想是怎麼樣的一回事？

是不是像兩個月以前鬧過的一回事一樣，要攻打這個縣城嗎？

是的。那一次因為事前沒有計劃得周密，失敗了，白白損失了好幾位同志。

那一次被捕的十二個人，都給綁到西門外砍頭了，他們的屍骨，就埋在吊橋旁邊的空地上呢！

顏

剛才打那兒經過的時候，我向他們的墳墓偷偷地望了一眼；我暗地裏說：「這一次要成功了，我們要把日本鬼子的血當做酒，把漢奸走狗的頭結以花圈，來祭奠我們犧牲了的那十二位同志！」

(沉靜了一下。)

雨時！你不覺得危險嗎？

珠！這一年來，危險早成了我們的家常

顏 珠

便飯了！

彌

（一半吟哦一半說白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說白）雨時！你該當得起

一位猛士！

顏

不，不！「猛士」兩個字，訓練兄才可以當之无愧呢！

珠

（詫異地）我哥哥？

顏

是的，一忽兒他是要進城來的。

設

（同時地）  
啊！  
你在那兒見着他？

彌

好些日子來，他就和我們在一起。

和你在一起？

是的。自從他進了學校，在外省流浪了

好些時候，為想找一點救國的工作做，可是總找不着。到了「八一三」，我們跟日本認真地打起來了，他樂得什麼似的。不久他就找到了工作的機會。他和

一個朋友，奉了政府的命令，去招撫太

湖中的土匪，勸說他們和政府合作，參

加江浙一帶的游擊戰爭。他們的任務太

危險，一部份不願意被招撫的土匪，把

那個朋友殺了；訓練兄他說服了其餘的

兩三百人，一齊加入我們的游擊部隊。

我就這樣和他見面了。

（喜的歡樂）呵！這樣說來，那他是

個一擰三寸不爛之舌一的說客了。

（笑道）爸爸！這一次哥哥要是回家，我

想您一定會一起大門，認他的吧！

（含笑地責備）你這個孩子！

（道破）我想這幾年來彌先生也夠想念他的了！

那時候兒，政府還沒有打算和日本動手

，他忍耐不住了，整天地鬧着愛國運動

，因為我是他的家長，也是他的老師，

吳校長……誰知道我就沒有說  
什麼話。他長篇大論地跟我頂撞起來  
。他說：「爸爸您在那上教我們念崔東  
璧的『論爭』的時候怎麼說的？你說宋  
朝對金割地求和，金人反而得寸進尺；  
等到岳飛轉世，他們起來抵抗，金人就  
『不敢南下而收馬』。這才保全了南宋  
半壁江山。……」聽了幾十年的天下，「您  
的意思是應等到讓日本滅亡了中國，我  
們才起來抵抗嗎？」

顏

訓聽兄說話未免太激烈了一點。  
是的——我說：「我並不是反對你愛國  
。你說話這種神氣，不是且無益長嗎？」

珠

哥哥接着說：「等到國破家亡，我就是  
要愛國長。也沒有法子愛了！」（她說  
來好像很同情這句話似地。）

歐陽劇本選集

顏

他這模樣頂撞我，自然也引起火來了，  
於是又吵鬧了一陣。最後他說……  
（她笑爸爸的噁嘴，忍不住下了一句話  
把他們的爭執結束。）於是他就走了！  
——爸爸！兩時早就聽您說過了，您還  
說給誰聽呢？

顏

我們年青人情感豐富；爲了論談國事跟  
人爭吵，更是常有的事。現在訓聽兄已  
經做了我們游擊隊的分隊長，這也可見  
得彌先生平日家庭教育之認真。

彌

（給這恭維的話逗笑了。）哪里，哪里！  
你歪啊！（顏雨時就坐，老人沉默了一  
下。）珠兒，你跟雨時才只分手了一  
年，你還是這樣孩子氣；你看，他可老成  
得多了。（一種老成對於兒女事情的高  
興。）

珠

（微呈羞態）爸爸，你受了哥哥的氣，却

把我們來開玩笑是不是！

哈，哈，哈，哈！

彌 顏 彌  
（惱地）彌先生！聽說家駒給日本人

殺了，這消息可靠不可靠？

你在隊伍里也聽說過嗎？方省吾老先生

，他做了維持會里的委員。家駒勸他老

人家不要幹，千勸萬勸都勸不過來。他

不願意他父親這樣喪了晚節，遣害國家

，沾辱門庭，就用毒藥忍痛把他父親毒

死了，這件事情泄瀉得很快，他剛逃到

離城十二里的香花橋，那邊已經接到了

電話，於是就給逮住了。……

珠

聽說日本用刺刀逼着他，要他自己挖了

一個坑，就這樣把他推下去活埋了！親

眼看見的人說，他臨死的時候，還大聲

嚷着，要同胞們把他做個榜樣，「大義

滅親」，這才能夠殺盡漢奸，打倒日本

帝國主義！

（感動地）是的！能有勇氣殺死自己的

做漢奸的父兄，這才能有希望使自己的

子孫不做人家的奴隸！

彌

（惋惜地）他在學校里真是個出人頭地

的好學生，想不到年紀這樣輕，就給人

害了！（憤激地）像殷雲那樣的人，他

倒反而……

顏

殷雲！（痛恨地）他已經做了維持會警

察局的什麼督察長；他正是我們要得到

的一個！

珠

在我們跟他同學的時候，他只是愛出出

風頭，倒沒有什麼別的不好。「八一三

」以後，我們組織旅外學生抗敵會，他

就東奔西走。成天開會演講，說些漂亮

話，却怕做實際的工作。你（指雨時）

就埋頭苦幹，專做些吃力不討好的事。

想不到日本兵一到，他就給收買了，還把會的名冊，賣給日本人，幫助他們抓抗日的學生。

顏 他就賣到了一個督察長，這小漢奸！

彌 你看！（走近窗子邊，指着那幘畢業紀念照）這就是你們這一班同學的畢業紀念照相。這中間站着的三個：方家駒，你，還有殷雲；手裏都捧着獎品。在那時候，你們三個都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可是現在，家駒成了烈士，你當了游擊隊，他却做了日本人的走狗！

顏 我跟他站在一起，我就覺得恥辱！

彌 （感歎他）你們都是我當時心愛的學生，現在却走了各不相同的路了！

顏 （靜默了一下，突然想起）喔！我該走了！

珠 走！

顏 是的，我要出去找一個人，一會兒工夫就回來的。

珠 雨時！你不是說已經給人認了出來。剛才還有人跟着你嗎？

顏 我要怕死？還進城來做什麼？

珠 不，你不要出去！

彌 （排解地）珠兒！你不要耽誤了他的事情！兒女的情長，英雄的氣短了。（遞珠）珠，你進去把你哥哥當下的衣服揀一揀，挑一件顏色不同的讓他換上，也好遮遮人的眼睛。

珠 （同時發言）不錯！（女下）

顏 （他不能忘掉地）你們三個好學生：一個給害了，一個變了節，只有你，你才對得起你的先生！

顏 先生的教育和愛護，我是一輩子不會

忘了的。

彌 (希望地) 你們這一次要是成功了……

……?

顏 (堅定地) 那我們就死守在這兒!

彌 (點頭) 好的。那你就早去早回，免得再給人注意到你。

再給人注意到你。

(蘊珠拿出一件藍色夾袍，站在雨時旁

邊。雨時脫下身上的黑大褂，擱在椅子

上，接過蘊珠手裏的衣服。蘊珠拉着衣

袖，幫他穿上。老人從下到上把他端詳

着。)

彌 短了一點！(向女兒) 這是你哥哥，三年

前的衣服，現在他想必也跟他(指雨時

) 一樣高了。

珠 你真像我哥哥。

彌 雨時你看！你跟訓聰，(指另外一張照

相，那是一張四個人的「合家歡」) 不

是連相貌都長得有些鬼相像嗎？

彌 (看照相) 喔！我忘了，伯母好嗎？

顏 (黯然) 她嗎？(太息) 她已經去世了！

彌 媽媽得了病，在這亂荒蕪的時候，那兒

有錢好好兒地醫治，就病死了。

彌 我們家的一點兒財產，算給日本人毀完

了，你看，你先生已經變成一個小販了

！(指木架)

顏 (沉重堅信地) 總有一天，我們會翻過身

來，從新做自由的人的！——我走了！

彌 你要小心謹慎啊！(開門)

彌 (顏雨時下。蘊珠把他換下的衣服收進

屋裏去。老人回到畢業紀念照相的前面

，感。地凝視着；良久，才傷感而氣憤

地旋過臉來。女兒出。)

彌 (如有無限心事，緩慢而沉重地說) 珠

兒！



珠 什麼，爸爸？

彌 近來這些日子，我好像突然覺得自己老了。我的做人的力量，一天天地消滅，恐怕我是不會久的了。也許會有一天，突然一陣大風，把我吹倒，像那顆紅梅一樣。

珠

（似乎感覺到一種不吉的先兆，並且給他慚住了。她說出一些不能自信的話，安慰他衰老的父親。）爸爸！您怎麼會有這種奇怪的念頭呢？您還像個年富力強的人，一點兒也不顯得衰老。您今年不過只五十二歲嗎？

彌 珠

五十二了！——你知道，這幾晚上我咳得很厲害。我恐怕不久會病離開您了！不會的，爸爸！

會的，珠兒，五十二歲，正是風燭殘年了！

珠 爸爸！您不要這樣想好不好？

彌 不，你聽我說下去！你媽媽已經過世，要是我也去了，還有誰來庇護你？又是這種兵荒馬亂的日子！（頓）雨時這個孩子，你也知道，我很喜歡他。你跟他，一向又很說得來。這一次他若要再走，就讓他帶着你一起去，好在你哥哥也在他一起。

珠

（猝不及備地）不，爸爸！

彌

（繼續地）這樣：一來，你也得了一個歸宿；二來，我也算了一樁心願。

珠

（羞怯地）這些事，等打平了仗再說吧！您何必就現在提呢！

彌

不，我風燭殘年，又當這種亂世，說不定什麼時候會有一陣狂風把我帶走，也許我看不到國土的光復了！

（失地上一年來的悽痛生活，使一個活

潑激動的少女，深深地感到厭惡和苦悶了。她很羨慕雨時他們的新奇而跳達的生活，她的熱情燦然地復活了；可是——

我怎麼好丟下爸爸呢？

我不願意爲了我這個快要入土的人，來連累你們。

（心理的矛盾）爸爸，我不！

孩子！你要聽話！爸爸的話是不會錯的

（蘊珠黯然不語。）

該是吃晚飯的時候了。

我把菜熱一熱，就端出來。

（女下。老人仰首思念，又頹然沉下，

深深地嘆息。

叩門聲，老人起來開門，用他那種方式：他先在門縫里張望了一下，很是詫異

的樣子把門打開。

進來的人約摸二十三歲年紀，中等身材；肌肉並不豐肥，却很堅實而有營養，臉頰上泛著年青人的紅色，很有神彩。他很漂亮，很會得修飾，留着兩條修短的鬚髭，最好還有兩撇稀疏齊整的小鬚髭，

他步履輕快，動作敏捷；說話時運用着演講的姿態——常用雙手和顏面幫助表情，加強語氣，不免過於誇張，而做來很是得意。他聲音流利，也很清晰。

他機警，帶一點險詐，熱情，而相當驕傲。最重要的，是愛露臉；只要能露臉的事，他都高興去做。他知道智慧之分，却不能判別是非；他的道德律是：智就是善，愚就是惡；他深信世界是聰明人的，而自己正是聰明人中的一個。

穿一套黑色嗶嘰的警察服裝，帽徽像個太極圖；掛武裝帶，腰間掛一支皮壳的手槍——某種權威的象徵；穿馬靴，戴白手套，右手執一支皮鞭——奴役「小民」的工具。

他（脫帽領首）彌先生！

彌（提防地）呵！原來是般雲！（隨手掩上門，拴上。）

般雲（以下簡稱作般）彌先生近來好嗎？

彌還好！託你督察長的福！（微露刺意）這兒請坐！

般有，有。（他坐在方桌左側的椅子上；掏出一個漂亮的烟盒，取一支烟敬彌先生。）

彌呵，不！不！你自己來！我抽這個。（承畢烟管）

（般雲又拿出一個打火機，「嚓」的一

聲燃着了烟。）

彌（坐椅旁椅中）你貴忙得很罷？怎麼有工夫到我這里來！

般一來，是爲看看望彌先生；二來，有一點兒事情要和先生談談。

彌（冷淡地）你且說說！

般彌先生！我們組織維持會的目的，是要維持地方上的治安，也就是替國家保全一點元氣；……

彌（諷刺地）是嗎？

般這八九個月來，工作很能看到一點成績。現在城里和四鄉，已經平靖得多了。聽說昨天就有百幾十個日本兵，在東門外李樹村一帶演習，殺死了好些個莊稼人，還糟蹋了好些個女人。

般呵，沒有的事！都是些謠言，不外是反動分子或者一些不安分的人在造謠生事

，有所企圖，簡直相信不得！

也許是謠言，不過我那二十四畝田稻，卸的的確確地給踩倒了，要爛在田裏了！

彌

般

總之，這件事我還沒有得到報告，就是當真有這樣一回事，那一定是大日本皇軍在那兒剿匪：那些個給殺死的莊稼人，當然就是土匪了。

彌

彌

那末，那些個女人呢？

般

（窘）女人……（靈機一動）在我想來，怕是有些土匪在鄉下趁火打劫，姦淫婦女，大日本皇軍得了報告，才開去剿匪的。

彌

是嗎？那末我那些田稻，也只能算在土匪的賬上了！

彌

般

（鬆一口氣）是啊！

「土匪」這兩個字，在大日本的文章里

，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吃緊）就是指那些「混水里摸魚」的不逞之徒，譬如強盜啊，游擊隊啊，抗日分子啊，……都是！

啊！——你我是師生，不能算外人；我倒想向你請教請教，自從你榮任了督察長，你有些什麼感想？

說不上什麼感想。只為的是看到地方上生靈塗炭，於心不忍，我想盡力做些小事，替家鄉謀點兒幸福，這才跳進火坑里去；正是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只要能夠憑良心做事，對得住天地祖宗，雖然受人家的冤枉，也只好一笑罵由人笑罵，好事我自為之了。」

不錯！

這八九個月來，我真是忍辱負重，處處地方都任勞任怨地。比如中國軍隊剛退

出的時候，地方上很有些流氓和地棍，燒殺搶掠，鬧得不成樣子；現在可安定得多了。

彌 不過，聽說日本兵也有點兒不大守紀律，不是麼？

般 對於大日本皇軍，我們沒有法子約束，這只能委曲求全了。

彌 不錯！

般 後來我們一面剿匪；一面整頓市容？比如清理街道呵，掩埋屍首呵，開通河道呵，……真是忙得不能分身。……

彌 真所謂能者多勞了？

般 啊！豈敢！豈敢！我這樣做，實在爲的是顧全大局；明知要受人攻擊，這一點兇犧牲，也是值得的。好在一般有見識的人，都能明白我的苦衷，精神上倒覺得很是愉快。

彌 很好！

般 這完全是過去受到了先生的教誨的好處！

彌 我記不起來了，好像並沒有教過你什麼

（般雲覺察到他先生話里有刺，彌樹德是不願再說什麼，空氣嚴重而沉靜。但般雲是有來意的，他想打破這小小的僵局。）

彌 先生！維持會剛成立的時候，什麼事情都亂糟糟的，沒有一點兒頭緒，因此不敢來麻煩彌先生。現在一切總算走上了軌道，像彌先生這樣有學問的人，在地方又有聲望，大可以出來做些事業；一來是造福地方，二來也可以發展先生平日的抱負。今天我到這兒來，也就是這個意思。

彌 你是要我加入你們的維持會嗎？

般 是的。彌先生一向有從中救人的主張，

我想是不會推却的。

彌 不，我老了，身體太不好，常常有些病

痛；學校停了課，正想可以從此休養休

養，在家里吃口閒飯，不問世事。只因

爲晚景不大好，才做些小買賣。只要你

們能讓我安居樂業，過個淡泊的日子，

我已經是喜出望外了。

般

彌先生身體不大強健，這我也願慮到。

好在現在會裏頭的事務已經辦得很有條

理，公事比較清閒得多了；老先生很可

以掛個名義，從旁計劃計劃。維持會本

來就是個自治機關，用來發揮民衆的自

治能力的；彌先生德高望重，正可以代

表一部分的民意，在旁邊兒說說話，督

促督促，不知道先生以爲怎麼樣？

彌

我說話向來不大中聽，這種事情，對於

我的爲人，怕不大適合吧？

那兒的話，您先生做來一定很自然的！

這就算您不認識我彌某人了。我雖然不

敢做法文天祥，使可法，可是對於洪承

疇，吳三桂這一班亂臣賊子，我還不屑

去做哩！

（忍耐）彌先生未免太不識時務了！

哈，哈，哈！我就是這樣個性子。像般

雲你這樣識時務的年青人，真可說得上

「年少英俊」呵！

（對這句挖苦的話，他不得不敷衍一下

）承您謬獎！（假裝做突然想起的樣子

）怎麼沒有看見蘊珠小姐！

小姐在廚房裏。家里沒有傭人，她也做

不成小姐了！

今天我來拜望彌先生，一則是請先生出

般

彌

般

彌 般

彌 般

來做事，再則就是來向蘊珠小姐求婚的

彌

（猝不及備，他考慮了一下該怎麼拒絕）這第二件事也很有些爲難；我雖然是個老人，也還相當的開明，對於兒女的事情，我是素來主張不管的。

殷

過去同學的時候，蘊珠小姐和我也還說得來。

彌

這得問她自己了；不知道她現在對你，是不是還像從前一樣看法！并且你現在做了督察長，恐怕她自己也知道配不上你，不敢高攀吧！

殷

（回擊地）恐怕他倒是忘不了顏雨時吧！

彌

這也是她心里的事，我沒有法子知道。

殷

（威脅地）可是顏雨時已經當了游擊隊，

他是有抗日反動的罪名的！

彌

那當然，一個游擊隊和督察長比起來，

殷

當然是差得天高地遠了！  
先生！你知道和一個游擊隊親密，所犯

的是什麼嫌疑？

彌

（逃避地）不過，恐怕小女早就把他忘了

殷

（含著地）嘿！恐怕忘不了！彌先生

！我不願意再這樣拐彎兒地說話，顏雨

時已經回城來了！

彌

（驚懼地）呵！——

殷

（得意地）他一進城，就給人發覺了，於

是就有人跟着他，看他走進府上的大門

來着！

彌

（故作鎮定）哪有這樣的事？真是笑話！

他有沒有進城我不知道，要說他藏在我

家里的話，那你儘不妨搜查一下。

殷

（笑道）不用查！他剛才已經出去，我又

派人跟着他了！

彌 什麼！

般 彌先生！收留一個游擊隊，這又該是什麼罪名？

般 彌 (和緩地) 彌先生！你知道我為什麼老派人跟着他，而不馬上逮捕他？

彌 (滯澀地) 知道——道！

般 那末，關於蘊珠的婚事，我們不妨再繼續地談下去！彌先生以為怎麼樣？

彌 男女的婚事，是要兩相情願的。用這種手段要挾，不見得會有什麼用處！

般 如果她知道顏雨時的危險，她打算怎麼應付？

彌 (針鋒相對地) 你打算怎麼對付？

般 我嗎？彌先生你知道我是有維持治安的責任的，抓到了游擊隊怎麼發落，想必先生也早聽說過了。不過要是大家懂得

人情，我也不妨殉一點情，叫顏雨時馬上就出城，別在城里搗鬼。要不然的話，那末不但他會被砍頭，到那時候怕會連累彌先生一家人，我就是想搭救，也無能爲力了！

彌 (窮於應付) 你讓我考慮考慮！

般 也好。這件事情，我還得徵求小女的同意。請你隔一兩天再來商量？

般 (識破了老人的欺詐，惡意地微笑) 不過，那位顏雨時，我所派的便衣隊，不能老跟着他呀！恐怕他們性子急躁，等不了一兩天。

彌 可是，像婚姻這樣一件終身大事，是不能立地解決的。

般 可是，像逮捕游擊隊這樣一件重要的公事，他們是不能不立地解決的！



彌 (厭惡煩惱，默然良久) 這件事情，我是不願意答應你。不過這樣兵荒馬亂的時候，一時還談不到婚事；并且她帶母親的孝還沒有滿，我看不如暫且緩兩年，等到大亂平了，她也滿了孝，你再挽人來說合，也還不遲啊！

般 兩年？——不過，也好！只是我看彌先生和她兩人住在家里，不免太寂寞；并且在這種亂荒荒的時候，說不定有些風吹草動。我看到不如搬到舍間去住，一面可以熱鬧些，同時也使我放得下心！

彌 (忍無可忍地) 般雲！我們不用你關心！我的話算說到盡頭了！

般 (驟然起立) 彌先生！你會後悔的！

彌 我沒有什麼要後悔的！

般 我看，我還是暫且不走，請彌先生再鄭

重地考慮一下！

彌 我無須再考慮！

般 不過我還是要坐一下，(坐) 我想彌先生看在我師生的份上，也不至於下逐客令吧！(燃煙)

彌 (徘徊，突然旋身向般雲) 你打算怎麼樣

？

般 我打算見見雨時兄，他也許會回這兒來

。(彌樹德) 無可奈何地徘徊不已，他望望窗外黑下來的天色，萬分焦灼和不安

叩門聲。

老人注意，腳躡不前。般雲迅速地站起來，把門打開了候的地旋轉身子，背着牆，抽出手槍，指着進來的雨時。雨時驟然驚視。

顏 怎？你——？

般 (一手掩上門) 雨時兄，好久不見了！

顏 (昂然) 你打算怎麼樣？

般 一個督察長對一個游擊隊，你想該怎麼

樣？

顏 (切齒辱罵) 你這漢奸！

般 (老羞成怒) 老兄！這不是你罵人的時候

顏 這正是我罵你這走狗的時候！

般 你罵得好！這該是你最後的一手了吧！

彌 (靠近兩人的中間，排解地) 你們是老同學，有話好慢慢地說，何必就這樣動武

呢？

顏 我沒有這樣不要臉的同學！

般 要臉也好，不要臉也好；但你究竟是我

的老同學，我還是客客氣氣地請你到我們辦公的地方去一次吧！

珠

(蘊珠聽見爭吵，從內門走出來。她胸下圍着一塊有油漬的藍布，並且用袖擦着兩手。

(見到這嚴重的局面，不覺脫口叫了一聲) 般雲！

(般雲旋轉臉注視她，說時遲，來時快，兩人舉起兩手，使勁一擊，把般雲的槍打落地上，般雲俯下身子，老人一脚把槍踢開。雨時急忙掏出手槍。)

站住！

(驚惶失色，然後強自鎮定) 你打算怎麼樣？

般 一個游擊隊對一個督察長，你想該怎樣？

顏

別忘了你我究竟還是老同學！

胡說！有你這樣的同學，我就覺得恥辱！現在你是日本軍閥的走狗，中華民國

的公敵！我不是你的同學！我們的人嘗  
夠了你們的滋味，現在我要你嘗嘗我們  
的滋味！

般（坦然微）嘿，你這槍不能開！

爲什麼？

般爲什麼？虧你當一年的游擊隊，還這樣

不聰明！你想一個督察長抓一個游擊隊

，儘管笨得連一個弟兄都不帶嗎？

顏（不解）……

般（得意地）他們正藏在對面的屋子里，

（搗大門）一聽到槍聲，就會進來抓人

的！

【顏雨時猶豫不決，蘊珠驚恐環顧。】

珠雨時！你不能打！

【顏雨時不語，堅強地直視般雲。般雲

譏笑，似甚得意。】

顏（被譏笑激怒，作勢欲射之）你這狗！

珠（急捉其肘）雨時！你不能！爲了你

爲了我的爸爸！你不能打他！

般（樂甚，笑聲更譏諷。忽然看手表說）

五點×十×分。再等五分鐘，他們不見

我出去，也就要進來抓人了！（此處時

間，以幕落時適當六點鐘推算。）

彌這可怎麼好？

【顏雨時怒不可遏，以左掌擊其頰。般

雲坦然自若，得意幾至忘形。】

珠雨時！你還是快走吧！

你們家裏有後門沒有？

顏沒有；花園的圍牆不大高，站在那棵紅

梅的花壇上，就可以翻出去了。

珠好，你們先走一步，等我來收拾他！

【般雲失色，】

珠（捉其父上臂）爸爸！我們快走吧！

彌（向兒旁的椅子走去）我走什麼？我老

了，不中用了！

珠 爸爸！你怎麼能……

彌 彌先生，你不走，蘊珠也是不肯走的！

彌 我走不快，會連累你們的！

顏 不，你不走才會連累蘊珠的！

【蘊珠強扶其父出，顏雨時目送之，剛

要回過視綫來時，殷雲乘隙猛擊其腕，

槍桿然發，墮地，殷云俯身，雨時以足

蹴之仆。門外有急促的脚步聲。顏雨時

拾槍連連射之，槍損不發。】

顏 (察槍)壞——子！

【門啓，僞警二人持槍闖入。顏雨時捨

殷云倉惶下。】

殷 (一骨碌爬起來！命令僞警)快追！

(僞警下。殷云益拾被老人擊落槍，跟

蹤而下。)

(舞台冷寂，幕後風聲轉緊。)

少頃，殷云率僞警甲執父女入。父女氣喘！老人并猛咳不止。

僞警甲是個高個子，相貌像北方人。

彌 彌先生！這件事你打算怎麼收拾？

彌 (喘息不語)……

我看，彌先生……我們還是和平解決的好

！(插槍)

(亡命地)我不要你叫先生！我教過你，

我把獎品親手獎你，這是我服務教育界

二十八年中，一個永遠洗刷不清的污辱

！

(厲聲)彌先生！

我沒有什麼可怕的，我不能將一個清白

的女兒，嫁給一個萬世唾罵的漢奸！

你說話要多多考慮啊！

我是考慮得不能再考慮了！你甘心做日

本人的奴隸！你的子孫要永世不能翻身

！你的國土作了戰場，你祖宗的坟墓，正給日本兵的戰馬在那里吃草，在那里蹂躪！你爲了一個人的安富尊榮，出賣了你的國家，陷害了你的同胞，違背了你的良心！你要遺臭萬年！你的靈魂要下十八層的地獄！

彌般

（勃然作色）你再說下去！

我要罵你！我活着一天，我要罵你一天！你對不起你的國家！對不起你的同胞！對不起你的祖宗！對不起你的子孫！你的祖宗在地下，不願意認你做子孫！你將來的子女長大了，不願意認你做父親！——正像方家駒一樣，不願意認方省吾做父親。他們要恨你，罵你，用毒藥毒死你！

彌般

你要嘗心些！

（武威不能屈）你以爲你做了漢奸，就可

珠

以安富尊榮了嗎？你在做夢！你的同胞要殺死你，喝你的血，吃你的肉！就說他們得不到你，等到國家亡了，你的主子——那些日本人，就用不到你，要一脚把你踢開，他們要殺死你一家人，沒收你的財產——你那些用同胞的血肉換來的財產！你只落得……

（這時天色更轉暗黑，屋中夜色漸濃，窗外風聲淒緊。般雲的怒容愈現緊張，他旋轉身子，以背側向老人，緩緩拔槍，目光向背後斜睨老人，以槍從左腋下射之。砰然一聲，老人應聲倒地。滿珠慘呼。般雲插槍，掉首旁視，警甲盟然，臉呈怒容。

附近外國教堂中忽作大風琴與贊美詩聲，與淒厲之風聲相應和。）

（趨赴老人，伏胸前振其肩臂）爸爸！

爸爸！爸爸！啊！

（老人中彈，昏暈不語，女悲痛欲絕）

珠

啊——！爸——爸！

股

（指揮警甲）把她帶走！

（警甲躊躇。）

股

聽到沒有——飯桶！

（警甲趨前，執蘊珠臂，拉之。）

珠

（掙扎，仍振老人肩臂）爸爸！你醒醒！

！你醒醒！爸爸啊！

股

拉開她！

（警甲猛力拉開了她。彌樹德漸醒，兩

目無神，直視蘊珠，又仰起上身，舉左

手向女，如欲攫取。）

彌珠

（同時地）（爸爸！我的爸爸啊！爸爸！  
珠兒！珠兒！珠兒！兒！

（警甲拉女兒將及門，老人又暈厥。股  
雲正要舉步，門外忽然闖起一個人來。

股

驚喜赴之，爲警甲所扼）哥哥！

（那人二十三歲光景，體魄魁梧，容貌  
與顏雨時微肖；目光炯炯有神，真正口  
方，兩唇現出他堅定的意志。

他繼承到一份貴重的遺產：他父親的耿  
介和母親的仁慈；耿得有如铁的堅強，  
而仁慈得彷彿海的寬闊。  
他穿着一件咖啡色夾袍，着黑色布鞋

現在，他驚疑而迅速地環顧一匝，依下  
列的次序：妹妹，股雲，警甲，父親；  
急出手槍射股雲，股雲急閃身，二發俱  
不中。股雲拔槍回出，中他的右腕，槍  
失手墮地，股雲一躍立其側，以槍擬其  
胸。）

訓聰！你來得正是時候！

（彌訓聰憤極語塞。警甲趁般雲不備，舉槍射之，般死。警甲趨近訓聰，察其腕。蘊珠出手帕，警甲爲之裹傷。）

彌訓聰（以下簡稱作聰）謝謝你！

警甲 不！分隊長！我是個中國人，這是我應當盡的責任。

聰 呵！——你認識我？

警甲 是的，你是游擊隊的分隊長！

聰 你怎麼知道？

警甲 你們派人來跟我們聯絡，我聽說的，

那末你們的人怎麼樣啦？

警甲 早等得不耐煩了。這一次發動，我們警察，十個里面有七八個都參加了。只等聽到發動的信號，就馬上動手，先把一小部分不願意參加的弟兄繳械，再殺盡紮在城里的鬼子兵，和維持會里的漢奸。

彌 好、同志！請你先到門口等我一下！要是有人問起剛才的槍聲，你說不是我們這屋子裏發出來的。我一會兒就出來。

警 是、分隊長！（倉猝不及行禮出）

（兄妹趨近老人，掖之。）

聰（同時地）爸爸！爸爸！  
珠（同時地）爸爸！哥哥回來了！您醒醒！

醒！——哥哥回來了！

（老人漸甦，見訓聰，大喜。）

聰兒：你回來了！我是在做夢吧！

珠 不，爸爸！哥哥回來了！

是的，我回來了。

聰（以手撫訓聰）你回來了！我錯了，我不該讓你走的！

不，爸爸！我錯了！可是我回來了！

你走的時候，我說：「只要我在世的一天，你不用回來看我！」

可是，現在你回來了，我看到你了。我很快活，我可以死了！

聽 爸爸！我說過：「只要您老人家健在，我是再不會回來看您的。」可是，現在我回來了，而您却要……

彌 是的，我快死了！可是我很快活，我總算看到——你了！

（彌樹德氣絕。教堂中大風琴和贊美詩聲又起。）

聽（同時地）爸爸！爸爸！  
（爸爸！爸爸！）（以手捫老人

胸）他過去了！

聽（滯挫地直起身子，悲痛欲絕，少頃，突然地）媽媽呢？

珠（泣不成聲）也早過世了！

聽（電極地）什麼？

珠 今年清明時候，媽媽得病，沒有錢給她

好好兒地醫治，就病死了！

聽 她也死了！（憤激欲狂）是誰殺死了我的爸爸？是誰殺死了我的媽媽？我要報仇啊！

珠（泣少止）哥哥！你怎麼回城來了？

聽（少復常態）我們的隊伍已經和城里的警察聯絡好了，要在今天一齊動手，里應外合，奪回這個縣城。今天有個日本的宣撫到城里來，維持會里的人，都在體育場上集合，開會歡迎，等到六點鐘，他們開完了會，會場里落旗的時候！我們就要把他們落旗的軍號，做我們動手的信號。我們要里應外合，把他們一網打盡。今天這面太陽旗落下以後，就永遠不會再升上來；從明天起，就在那根旗杆上，要以新飄揚着我們的青天白日旗子了。



珠 哥哥！現在是幾點鐘了？

（兩人同時掉首看天然凡上的自鳴鐘，鐘指在四點四十分上。）

珠 啊！鐘停了！

（疑測）差不多是時候了。怎麼還沒有聽到軍號的聲音？

（不安地）恐怕我們的計劃給洩漏了！

（附近忽然傳來軍號的聲音，是霧淇的號子；接着槍聲四起。）

（狂歡）他們動起手來了！（槍落在地上

的槍，奔走出。）

（差不多同時地，拾般雲的槍）哥哥！我也去！

（舞台空場。屋外風聲更轉狂猛，有肅殺之氣，突然呼的一聲，把開幕時老人沒有關緊的窗子打開，像一個凱旋的勇士滿室旋舞。）

幕急下

一九三九、二、四、

衡山荷塘別墅。



# 最後一個手溜彈

獨幕劇

張容

時間：抗戰期間。

地點：戰地。

人物：

葉鈞——二十八歲。班長。

劉虎——二十歲。

黃勝——三十歲。

景：小村落的一角。一間被敵人砲火轟毀的只剩半面牆壁的屋子裏。牆壁上有面窗子——正好用來做防禦工事。屋正面也被砲火轟塌的大門，像很痛苦似的跟壓着它的牆壁掙扎着。從另一半露天的房角可以看見不遠處敵人佈置的鐵絲網，和小山丘上的幾株小樹。

幕啓時，葉鈞緊張地握着輕機關槍的機

柄，在窗口守望着。劉虎托着槍伏臥在大門邊，黃勝倚靠一個破桌子坐在房椅角，數着子彈袋裏的子彈——一個、兩個……。

是一場激烈戰鬥剛開了，敵我兩方都在監視防守的狀態，故此刻的戰場上極平靜。雖說不時有一兩下槍響，但也正如這屋子的沉寂中黃勝的語聲一樣——單調得很。

天，剛黑下來。幾顆疏落的小星子，在樹尖上笑着。

黃：（數着子彈——）一個，……兩個……八個……十九……二十一個。噢，還有二十一顆子彈。（沒人理會他，他似乎也不須要誰答理。於是，又把子彈從新裝好，背上。伸了一個懶腰——）媽的，二十一顆子

彈，要換二十一個鬼子的命！加上這兩個手溜彈，（說着就怪親熱的摸着掛在頸額子上的手溜彈——）日本鬼子，你就來吧！你有種，來吧！

劉：黃勝，別吵，瞎吵什麼。

黃：（他倒真的吵起來——）怎麼着，老子還有二十一顆子彈，兩個手溜彈！

劉：唔……唔……

黃：「唔」……「唔」，你一唔一個鳥。

劉：（沒言語，瞪了他一眼。）

黃：（不服氣——）你看什麼？

劉：我看……我看你要找死！

黃：誰找死？我看你才找死哪，你譯種

，外國雞。

劉：我……我……

黃：你……你……你怎麼着？

劉：我說，黃勝，你怎麼老跟我作對頭

呢？

黃：問你自己呀，媽的，怕死就別當兵，老子十五歲就入伍，今年三十，在隊伍里不多少幹了十五年。六小仗打過百十來次，一回都沒露過。你看，你那個倒霉的樣子，哎喲，「黃勝，別吵，瞎吵什麼」，媽的，老子高興，老子要吵！

劉：我不是怕死，我是怕你吵——給日

本鬼子抓着目標衝過來。

黃：那還不是怕死嗎，衝過來，就衝過來吧，怕什麼？我還有二十一顆子彈，兩個手溜彈哪！

劉：你……你不……

黃：我……我怎麼樣？我跟日本鬼子拚！（正說着敵人那邊的一顆子彈從黃勝頭上飛過來，黃勝機警，急忙臥倒——）他奶奶的！他拿起來，跑到窗邊射擊，葉鈞攔阻住。）

葉：黃勝，別亂來，省着子彈。

黃：我還有二十一顆子彈，叫我幹掉一

個，去了零，剩二十顆吧。

葉：你別胡鬧，一顆要當十顆用！去，

歇着去。

黃：不行，我歇不下。

葉：叫你去，你就去。老瞎鬧，等一會

兒幹起來，你該沒勁兒了。

黃：誰說，有的是勁，牛一樣。班長，

你就放心肥。

葉：快去，咱們輪着班歇。

黃：班長，叫我替你一會兒，你兩天沒

睡覺啦。來，叫我來。（說着要去接機關槍

。）

葉：不用，不用，你快去吧，養足了勁

，等一會好幹！

黃：要不，劉虎，我替你一會兒。

劉：不，不，我不……

黃：哎，你，不……媽的。

葉：黃勝，歇着去。

黃：是，班長。（他這才安靜的找個地

地方坐下，把嘴裏還哼着歌兒；——冒着

敵人的砲火，前進，前進，進，進……。）

坐定了，順手往懷里摸，摸了好一會兒，摸

出半截香煙來，燃着火柴吸。對面的日本鬼

子一見了火亮，機關槍與步槍連珠砲似的響

起來了，黃勝急忙滅了火，伏在地下。等一

會兒，槍聲停了，黃勝又拿起香煙來，貪吝

似的吸了兩口，接着舉烟給葉鈞——班長，

我們兩天沒吸煙了，我這兒還有半截烟，

吸一口，過一下癮。（說着舉烟到葉鈞嘴

邊——）

葉：你看，剛才都是你點火，招得日本

鬼子又瞎鬧了一場。

黃：叫日本鬼子多費點子彈不好嗎。來，班長，吸一口。（說着把香烟挨近葉鈞嘴邊去，葉鈞隨長地吸了兩口。正在舒暢的吐着烟氣時，「拍」來了一顆子彈，葉鈞與黃騰急忙躲閃開，那顆子彈就打在牆壁上，穿了一個洞，有一撮灰土落下來，掉在劉虎的銅盔上。）

劉：（摸一把銅盔上的土——）「黃勝，你看，這多險！」

黃：這算個鳥！「忽然他抓住劉虎，把劉虎嚇了一跳——別動！說着他急伏臥在劉虎身邊，舉槍瞄準那鐵絲網底下蠕動着的一個鬼子的腦袋，那個腦袋慢慢爬近來，劉虎想開槍，黃阻止住——」媽的，別忙。

劉：快開槍吧，爬過來了。

黃：別慌，瞧我的「沉着地等着那黑腦袋爬過了鐵絲網，「拍」開了一槍，那腦袋

向上仰了一下，叫了一聲，倒下去。」

劉：死啦。

黃：噢，我還有二十顆子彈。

葉：劉虎，你還有多少顆子彈？

劉：不知道，我還沒數呢。

黃：快去數我來替你守這兒啊。「推開劉虎，伏在劉虎那位置上。劉虎爬在一陰暗的角落里，取下子彈來數——」

劉：一個……五個……十個……十……「忽然停下，望着手里的子彈，呆呆地——」

葉：還有多少？

劉：十九顆。

黃：比我還少一顆。手榴彈呢？

劉：沒有啦。

黃：他媽的。

劉：班長，你呢？你還有多少

黃：喂，我說劉虎，你說話，別哭喪

着聲音好不，媽的，像娘們一樣。

劉：班長，我們的子彈只有這麼一點，怎麼辦？

黃：怎麼辦？拚到底！上邊沒命令叫我們退，剩一個光桿也得拚！

葉：對了，黃勝的話對，上邊叫命令叫咱們死守，就得死守，再說，這道防綫要叫日本鬼子衝破，咱們後邊的弟兄就太吃虧了。

劉：可是，咱們一班的弟兄就只剩下……

黃：你看，你那個娘們樣子，又要哭啦，咱們這一班弟兄就只剩下咱們三個人了，是吧？哼，你再死了，就剩下我和班長兩個人，也得守下去。

劉：子彈不多啦！

黃：子彈不多啦，還是得守啊！子彈沒

了，還有手榴彈，手榴彈沒了，還有槍把子，槍把子沒了，還有手哪，手沒了，還有大牙呀，大牙沒了，還是得守！

葉：對，咱們要死守！絕不能叫敵人衝破了我們這道防綫，咱們要對得起上邊，要對得起國家，要對起自己！

黃：我說，班長，你到底還有多少？

葉：什麼？

黃：子彈

葉：也不多了，不要緊。反正，死拚到底！

黃：好班長，你有種，這話真夠味，正說得我心坎里邊去。反正，咱們是「不成功，就成死！」

葉：「不成功，就成仁！」

黃：他媽的……嘻嘻……我說溜了嘴，「不成功，就成仁！」我說了「不成功，就成

死！

劉：我看你找死。

黃：媽的，小真子，外國雞，我揍死你

劉：黃勝，別吊兒郎當，守住，別讓日

本鬼子攪着摸過來。

黃：沒關係，我這個神槍手，一顆子彈

消滅一個敵人。

葉：別大意，日本鬼子狡猾得很，多提

防着。

黃：班長，你放心，一到夜晚，他媽鬼

子就沒勁了，非等到明兒天亮，不動手。

葉：唔，唔，要是能守到天亮，上邊一

定會派人來接防的。

黃：就是不派人來，咱們一定要想法子

守下去。班長，我老這麼說，後方老百姓對

咱們這麼好，什麼慰勞品，犒賞金呀，什麼

，什麼還有饑待抗日軍人家屬呀，這個呀，那個呀，都是為咱們打算，咱們在前方再不拚命，真是太沒良心啦！

葉：那不用你說，咱們既是吃國家的糧，就得替國家賣力氣！喂！「一下子神色緊張了，指着窗外遠處——」你看，那是不是個人腦袋？

黃：讓我這個神槍手來看看，劉虎，你來守住這兒。「劉虎仍回伏到原處，黃勝至窗邊——」

葉：是吧？

黃：看不大清楚，怎麼，天暗起來了，星星也沒有。

「這時候天色變了，濃黑的雲彩佈了天，雖說在雲堆隙縮裏還有兩顆星子閃爍，但一下子也被雲吞沒了。起了風。屋子裡的人感覺有點寒意。」



劉：班長，天要下雨。

黃：下雨更好，就着雨，咱們衝過去，放不了毒氣。

劉：有點冷。

黃：媽的，你的事情真多，我脫給你一件穿。（說着就裏脫衣裳。）

劉：我不要，不要，我是說，幾天沒吃飯，肚子空，容易覺着冷。

黃：嘿，讓你這麼一說，我也有點冷了。真的，班長，咱們好幾天沒吃，沒睡了，怎麼不覺得什麼呢？媽的，讓劉虎這麼一說，倒壞了，你聽，我的肚子叫喚起來了。

葉：要是明兒一天亮，有隊伍來接防，伙夫就送飯來了。

黃：那靠不住，我的肚子一叫喚，就非得馬上吃不行，班長，我爬過去摸些日本罐頭來吃好吧？

葉：吃的倒不要緊，摸些手榴彈來回倒是真的。

黃：好，我去摸，多摸些日本造的手榴彈來。

劉：不好，你看咱們一班弟兄只剩下三個人了，你再去找死，這兒還怎麼守呢？

黃：他媽的，你竟指望着我早死。

劉：你過去摸，還不是兜多青少嗎。

黃：誰說的，你還不知道老子的本事哪，老子摸日本鬼這不是第一回了，先幾年「一二八」在上海，成天摸，摸過香烟、手錶、罐頭、還有日本娘們的像片，金戒指……

劉：不好，不好，你別去，一會兒就天亮哪。你看，天快要下雨了。班長，別叫他

去。

葉：不要緊，過去摸些日本造的手榴彈來用也好，咱們的手榴彈不多了，不得不撈些

來用。

劉：班長，我們甯可往後退一步，也別白白去送死，黃勝，你別去。

黃：什麼，往後退一步？真是他媽的，

亡國奴！

葉：黃勝。

黃：有。

葉：你來把着這機關槍，我去摸。

黃：那不行，不行，班長，你不能去，

我去吧。（說着就想走。）

葉：黃勝，你聽我的話，還是讓我去，

你太心粗，你守在這兒吧。（拉黃勝過來，

把着機槍。）

黃：（不太願意——）班長，那可不行

，還是讓我去吧，這回，我心不粗。

葉：黃勝，咱們是老弟兄了，你聽我的

話，讓我去。（說着要準備走——）把你的

手溜彈給我。

黃：班長，我黃勝跟着你七八年了，總算夠個朋友吧。今天到這個時候了，你還這麼看不起我，我心里怪難受。

葉：黃勝，我不是看不起你，我是班長，到弟兄共甘苦的時候，我應該更賣力氣，不能讓弟兄們笑我，瞧不起我，我要做個班長的樣子給弟兄們看看。

黃：班長，你人好心好，弟兄們都知道，可是，這一回你就叫我黃勝去，班長，你等着吃罐頭吧，叫黃勝孝敬孝敬你。

葉：黃勝，今天你怎麼這樣變扭，還是讓我去，快把手溜彈拿給我。

劉：班長，我看，還是都別去吧，天下雨啦。

（風漸大，雨點子嘩嘩地打在牆壁上，窗上，門上，他們三個人的鋼盔上。）

黃：班長，你就答應我吧，就着大雨點子好爬過去。

葉：黃勝，我跟你蹩扭，咱們倆拈圖，誰贏誰去。（說着就抓起兩根草在手邊，示給黃勝看）

黃：班長，你也太蹩扭了，你就叫我去，不是算虛嗎。

葉：少廢話啦，你先拈吧。

黃：（無可奈何，要抽，可是，又停下來）我不抽，不抽，抽不到，多難受，你還是乾脆叫我去吧。

葉：黃勝，你要再蹩扭，我發脾氣。

黃：好，好，我拈，我……（要拈）

（可是，班長，長的去？短的去？）

葉：短的去。

黃：好，來。老天爺，你要有眼睛，叫我黃勝露臉啊，我貪你姐姐的。（閉有眼

，拈出一根來，正想比較，外邊「拍」「拍」槍聲響起來，子彈滿屋亂飛，劉虎也放了幾槍，葉鈞與黃勝急忙躲閃開，葉鈞還是握着機關槍，黃勝握住槍伏在劉虎身邊。雨更大，外邊槍更響——）

葉：（大聲地——）瞄準了敵人再放槍，省着子彈！

黃：曉得（說着「拍」他打了一槍，遠處狂叫一聲——）還有十九顆子彈。（忽然，他像望見了什麼，緊張地跑到窗邊去——）班長，你躲開。

葉：幹什麼？

黃：瞧，那個黑腦袋飛近了，媽的，等着他。（把槍瞄的挺準。）

葉：拿槍來，這個我幹掉。

黃：你要讓我去摸，我就給你幹。

葉：你輸了，你抽了長的。（出示留在

手邊的那根短草。）

黃：不，是短的。

葉：拿來看看。

黃：丟了。來，班長，那傢伙更爬近了，快幹。把槍給葉鈞，葉鈞持槍瞄準，黃勝在一邊——班長，等一會兒，可得讓我去摸啊。

葉：（沒理他，「拍」放了一槍，之後，笑了——）打的準不準？

黃：唔，還有十八顆子彈，劉虎還比我多一顆。

劉：（也正好放了一槍，他苦笑了一——

葉：這回你們兩個一樣，都是十八顆）

劉：不，剛才我放了三槍，還有十五顆，別逞強。

黃：嘿，還沒我多。

（槍停下來，雨也小了。三個人沉默了

一會兒。——）

葉：媽的，日本鬼子也想摸咱們。

黃：班長，你叫我去摸鬼子。

葉：這傢伙，真無賴。好，你去吧。

黃：真的，嘿，班長，敬禮！（舉手敬

禮）。

葉：小心點，別他媽的一去不回來。

黃：回來。你們倆就等着吃日本鐵頭吧

葉：多摸些日本造的手榴彈來。

黃：沒錯，你們就等吧。（準備着走。

劉：黃勝，多小心，要是危險，就回來

，別逞強。

黃：放心，老子準備拖着鐵頭回來。（

準備停當，把身子裹裹得十分輕便。之後，把十八顆子彈分爲兩把，先向葉鈞——班長，我還有十八顆子彈，你跟劉虎一人九顆。我帶着這兩個手榴彈。噢！槍放在這兒。

（把槍靠放在牆壁上。）

葉：你先留着，我這兒還有一點。

黃：你拿着吧。等回頭我摸來日本造的手榴彈，你再給我。

葉：好，你多當心。（接過子彈來。十分親愛的拍着黃勝的肩，黃勝受着這熱情的撫慰，不禁掉下兩顆淚珠子）怎麼，黃勝，你哭啦，怕死？那讓我去。

黃：（急了——）不，不，不，那個狗

葉：覺得才怕死，我是覺得……覺得……

葉：覺得怎麼樣，黃勝。  
黃：班長，你那麼一拍我肩膀，我心里就有說不出的一股子勁，好難受。

葉：算了，吧，那麼大年歲啦，還哭哪。  
黃：媽的，多大年歲啦，還沒有老婆呢

葉：把日本鬼子打跑，我給你娶個東洋老婆。

黃：別拿我取樂吧。喂，劉虎，這八顆你拿着。

劉：我不要，你留着吧。

黃：你不要，看不起我黃勝！不夠朋友

劉：……看的起你，我佩服你……

黃：得啦，別肉麻，你快拿着吧。

葉：劉虎，你就拿着。

劉：不，黃勝，你還是帶着槍去。手榴

彈用完了，你還可以拿槍。

黃：（他又感動了——）劉虎，你是好小子，有良心，夠朋友。就是太遲。可是，不

要緊，你慢慢會好的，我頭一回上戰場也跟你一樣，心里老嘀咕，不大老靜。你別亂，心裏放開一點，別怕。

劉：我不怕，不怕……

黃：那我就是好小子。噢，這 顧子強你收起來。

劉：我不要，不要，你帶着去用吧。

葉：劉虎，你拿着吧，他帶着沒用，摸

日本鬼子只要手溜彈，不要槍。

黃：對了，你見識，見識。摸鬼子只帶

着手溜彈就行了，碰上就這麼一轟——一下子。（他做個擲手溜彈的樣子。並交子彈與劉虎。）

葉：快去吧，快去，快回來。

黃：好，我就去，你們等着我啊。（他爬伏到門邊，剛要露出腦袋去，外邊「拍」一槍，黃勝急忙停住不動，子彈從他的頭頂

上飛過去——）

劉：黃勝，你看，這多險。

黃：這算個雞巴。（又往外爬）

劉：（一把抓住黃勝）黃勝，你要是不回來……

黃：我要是不回來……班長，要是我不來，你們倆可別難過，我死就死，反正

，是爲了國家……

葉：你快去吧，你要不去，我去。（又想走）

黃：不，不，我這就走，我是叫劉虎這小子一說……好，我走啦。（爬着走，又停下——）

）噫，天晴啦。（再瞧。不見了——）

劉：（向着外邊——）黃勝，我等着你

黃：（在外邊——）好，你等着吧。

回頭見。

葉：（向窗外注視着，等黃勝爬到窗底下——黃勝，小心。多摸些日本造的手榴彈。

黃：知道。（「拍」外邊一聲槍響，屋

內劉虎大驚——）

劉：（向外邊——）黃勝！黃勝！壞了，班長，黃勝中了一槍！

葉：（也急忙向窗外——）黃勝！黃勝

黃：（在外邊，小聲的——）幹什麼？

不要緊，子彈從腦袋上飛過去啦。

劉：你回來，黃勝！

葉：黃勝，停一下再爬。

黃：（在外邊——）不要緊。

葉：（望着窗外的黃勝，好久——）劉虎，你還看的見黃勝嗎？

劉：看不見了。

葉：（向外小聲地）——黃——勝！黃勝！（外邊沒響理——）爬遠了，這小子真有種。咳，怎麼，雨不下了、天晴啦！

（這時分，天空又晴朗了，星星又笑在小樹的梢頭上。）

劉：星星又出來了。

葉：媽的，風也停了，劉虎，小心日本

鬼子放毒氣啊！

劉：毒氣？

葉：唔。

劉：班長，要是黃勝回不來，我們兩個

怎麼辦？

葉：守！死也得守！

劉：可是，班長，我們兩個，子彈又不

多，怎麼守得住呢？

葉：不要緊，只要死守，日本鬼子不敢

過來，他們弄得很，不知道咱們這邊有多少人。

劉：日本鬼子一衝鋒，咱們不是就糟了嗎。

葉：只要日本鬼子不放毒氣，衝鋒不怕它，有我這挺輕機關槍，叫它來幾個死幾個

劉：子彈不多哪。

葉：省着用好了，等黃勝摸來日本造的手榴彈，咱們就可以湊合着守到天亮。

劉：（忽然看見了什麼似的——）班長，你看！那是不是一個黑腦袋？

葉：（馬上也注意着外邊——）隨準了，

再放槍，這邊也有個黑腦袋，媽的！急忙取過黃勝的那支槍，裝妥子彈，隨準。稍停，「拍」一槍，接着劉虎也「拍」「拍」——

劉：班長……  
葉：劉虎，把穩了，別慌，這大概是日本鬼子想來摸咱們。

劉：（顫動着書——）班長，我的子彈更少啦！

葉：不要緊，等一會兒，黃勝就回來了。（槍聲停了。沉寂鐵絲網那邊忽的有股

子浪轟樣的烟霧飄過來。——）

劉：班長……

葉：什麼？（他一直緊張地握住槍注視窗外的鬼子，沒回頭來。）

劉：班長，你看，那是……

（霧更近了。遠處忽然在烟霧里一轟）  
一下子，接着一團火光——

葉：（仍沒回過頭來——）聽，劉虎，手榴彈響了，這一定是黃勝擲的。（烟霧飄進了土屋子，葉劉忽然感覺有點異樣，嗅了



一下，急忙大聲地——劉虎，帶口罩，每氣！（他急忙帶上口罩。）

劉：（已經中了毒氣，昏沉沉地——）

葉：（更大聲地）——劉虎，口罩帶好了沒有？日本鬼子放毒氣了！（不聽見劉虎

聲響，忙回過頭來，見劉虎倒在地上翻滾，急忙跑過去，抱着劉虎，大聲叫——）劉虎！劉虎！——一面把口罩給劉虎帶上。外邊槍

又響，葉鈞大驚，忙放劉虎，跑到窗邊去。

但不幸，「拍」一個子彈打中他的肩上，急臥倒，忍着痛，很吃力地爬到機關槍那兒，握着機柄。外邊鬼子的槍聲，喊聲，太起。

葉鈞沉着的咬着牙齒，瞪着兩隻大眼珠子望着窗外邊。等鬼子的衝殺聲，槍聲更近時，葉鈞才開動了機柄，一陣狠命地掃射。外邊的鬼子殺豬號叫。接着退走了。但正這時候，正門外邊的鐵絲網後頭又出現了幾個鬼子

，慢慢地接近去。被剛醒轉來的劉虎看見——

劉：（大驚失色地——）班長！（但外邊「拍」一槍，子彈打中了劉虎的胸，劉虎倒

地——）

葉：（大驚，可是他不能放鬆前邊的看法，只得喊着——）劉虎，訂中了沒有？要緊嗎？

劉：（忍着痛，爬向葉鈞身邊去——）

葉：劉虎，不要緊嗎？沒打中吧？

劉：沒……沒打中，不……不要緊……黃勝……他將要爬到葉身邊時，氣絕了。

葉沒打中，那還好？心里別慌，別叫日本鬼子衝過來，看準了再放槍，黃勝就來了！

這時候，門外鐵絲網後頭的鬼子更走

近來，快到大門邊，「轟」不知那兒來了個手榴彈，鬼子被炸斃。」

葉：劉虎，別慌，這是鬼子擲手榴彈了

（靜。忽然黃勝在外邊——）

黃：（在外邊——）班長！班——長！

葉：（大喜——）劉虎，你聽，黃勝的

聲音，他回來了！（急向窗外——）黃——

勝，——黃——勝，是你嗎？

黃：（他已經爬到了門邊，也中了毒氣

——）班長，是我，回來了！

葉：劉虎，劉虎！黃勝真的回來了！

黃：班長，我……我……我不行了，我

……我中了鬼子的毒氣！

葉：真的？（走近黃勝身邊去抱着他——）

中了毒氣，我丟了一個手榴彈，幹掉幾個鬼子，就覺得不行了，可是，我摸來一個罐頭和兩個日本造的手榴彈！（出示罐頭和自本造的手榴彈。）

葉：真糟，劉虎也中了毒氣。可是，他

不要緊。

黃：不要緊，好！劉虎，劉虎！

葉：劉虎黃勝叫你哪！

黃：劉虎，你不要緊嗎？我可不行了！

……你是好人，好小子，跟着咱們的好班長守

下去，守到天亮。噢，這是日本罐頭，你打

開，跟班長分着吃吧。吃飽了好多殺鬼子！

葉：（他接過罐頭來——）劉虎，你看

，黃勝，真有種，說摸日本罐頭就真的摸來

了——……

黃：噢，班長，我昏種，我只摸了兩個

日本造的手榴彈，剛才用了一個，這最後一

個……真的……我剛爬到鬼子那邊去，就

個給你……

葉：怎麼？剛才門外邊的手榴彈是你擲的？

黃：唔。我看見幾個鬼子想摸過來，我

就「轟」一下子……

葉：你現在覺得怎麼樣？

黃：呼氣很費勁，挺難過。班長：你

跟劉虎守吧，守住這陣地，才對得起弟兄們，才對得起國家……

葉：黃勝，你……「淚珠子掉在黃勝的臉上——」

黃：班長，你別難過，劉虎，劉虎！你

把心放穩，瞄準鬼子再放槍……你別恨我，

……我竟罵你，我是直桶子，有什麼說什麼……當兵頭一回上戰場，心里都嘖嘖，都像你一樣……「忽然看到葉鈞的傷——」班長，怎麼？你受傷了？

葉：我……

黃：不要緊嗎？好，你有種。你，好班長，我……我不行了！

葉：黃勝，你還有什麼話留下沒有？

黃：沒有。他媽的，日本鬼子放毒氣，

我恨死了！這個仇，班長，你給我報！我這種，沒用了……班長，我家裏還有一個寡婦

姐姐，你派人給她帶個信，說我完啦，等幾年之後，我再投生一條好漢子，再來孝敬

她吧……你找個人勸勸她，叫她再找個門當戶對的人，嫁了就算啦，要不，糟塌在日

本鬼子手里……「氣絕。」

葉：「非常感傷地——」劉虎，黃勝死

了！  
「外邊槍聲又大作，葉鈞又急奔到窗邊把守，同時，更大聲地——」  
：劉虎，劉虎？鬼子衝進來了！

萬不能叫鬼子衝過來！劉虎！劉虎！瞄準了，再放槍！」外邊鬼子的喊殺聲，槍聲像海濤樣的滾過來。葉鈞又開動機關槍開射。

「劉虎！別慌！沉着子彈！」但一下子，

他發覺機關槍的子彈沒有了，就急抓起黃勝遺留下的步槍，但，也空着槍膛。又急向劉虎——「劉虎！你還有多少子彈？劉虎？劉

虎！——跑到劉虎身邊去，一下子看到劉虎胸上的血，大驚——「啊！劉虎！你……

「你這時節，外邊的鬼子更逼近土屋子了，葉鈞急拿起劉虎的槍，可是，子彈也早就沒有了。這才拿起黃勝臨死前交給他的最後一個日本造的手榴彈——」好，這是最後一個

手榴彈！（外邊，遠處，響起了我們隊伍的衝鋒號。葉鈞狂喜得跳到門邊去，向着外邊

，瘋狂地——弟兄們！衝過來呀！我守這兒

哪！（忽然一拍——槍，葉鈞中槍倒地）

土屋子外邊，早經被鬼子圍得水洩不通。鬼子的語聲，脚步聲到了門邊和窗外，

葉鈞慢慢地忍着痛苦，爬起來，到門邊——弟兄們，我守這兒！衝過來——（說着舉

起手榴彈，用牙齒咬開了保險帽，就高高地

在土屋子裏擲下去，「轟——土屋子倒塌了。外邊鬼子的悲慘地號叫，葉鈞光榮的殉國——）

（外邊我們的衝鋒號更響，更響，殺聲，槍聲震破了大地似的衝過來。）

時，天色正黎明，晶紅的太陽要高升

——

完稿在曲江。

12

1874

本集原編定有七個獨幕  
劇，以篇幅關係，致  
未能

諒。